

41960

教科書文庫

4
820
41-1938
200030 2209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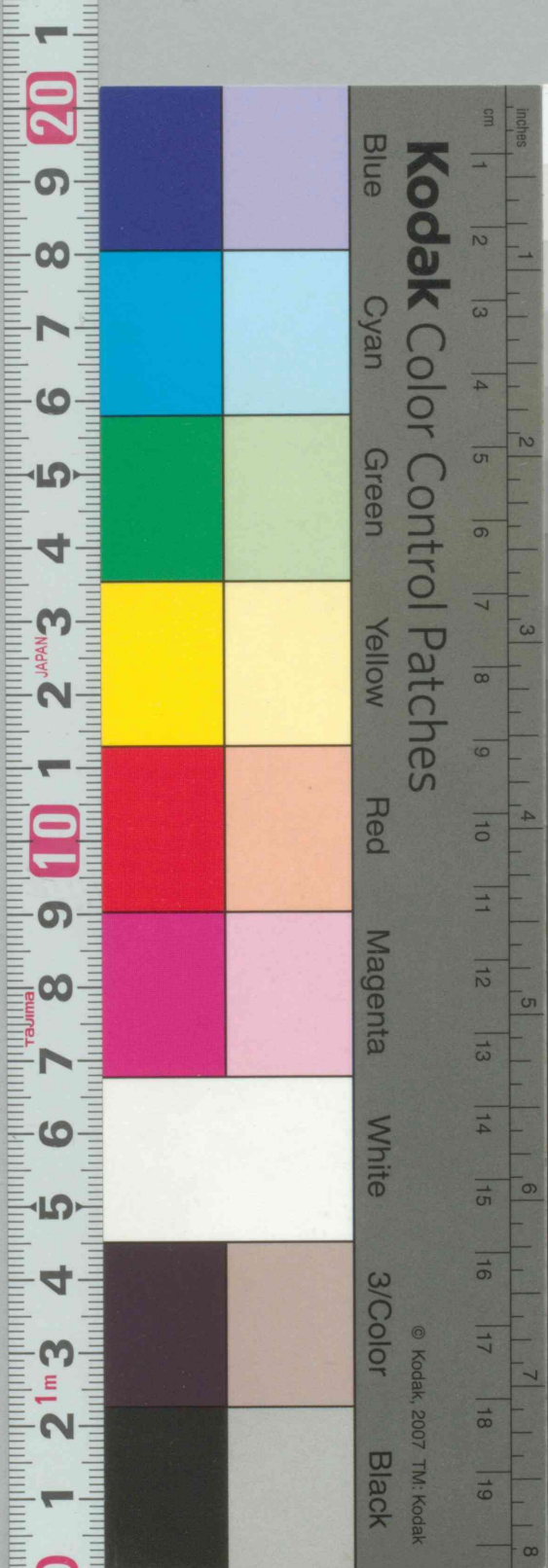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31759
Ma11
資料室



模範漢文選

改訂版

卷四





歸去來圖

(谷文晁筆)

3759
Ma 11

日二十月一年三十和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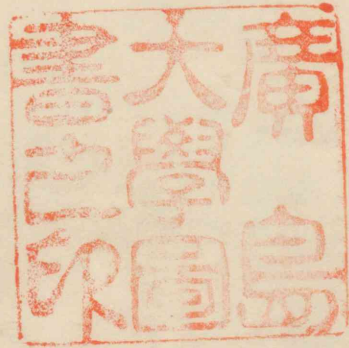
濟定檢省部文

用科文漢語國校學中

牧野謙次郎編
松本 洪 補訂

模範漢文選

早稻田圖書出版社



模範漢文選 卷四

目次

一	弘道館記	德川齊昭	一
二	幼學綱要序	元田永孚	四
三	物有本末		八
一	以脩身爲本	大學	八
二	誠者天之道也	中庸	一〇
四	至德要道	孝經	二
一	孝之終始		二
二	孝故忠		三

目次

一

五 曾子.....二三

一 戰戰兢兢.....論語二三

二 事孰爲大.....孟子子三

六 瀧岡阡表.....歐陽修二四

七 平重盛諫父.....日本外史三〇

一 命駕赴之.....二〇

二 重盛熟諫.....三三

三 出令徵兵.....三四

八 諫諍.....二六

一 爭子.....孝經二六

二 寧熟諫.....禮記二七

九 忠孝一致.....牧野謙二七

一〇 楠氏論.....賴山陽三〇

一一 觀千早城址記.....鹽谷宕陰三一

一二 隆中之對.....資治通鑑三七

一三 赤壁之戰.....資治通鑑三九

一 魯肅迎劉備.....三九

二 諸葛亮見孫權.....四一

三 孫權議和戰.....四三

四 周瑜說孫權.....四五

五 周瑜復見權.....四七

六 劉備勞周瑜.....四八

七 燒盡北船.....四九

一四 出師表.....諸葛孔明五一

一五 讀諸葛武侯傳.....鹽谷 箕山 五

一六 蜀 相.....杜 甫 五

一七 棧 道.....棧雲峽雨日記 五

一八 三 峽.....棧雲峽雨日記 五

 一 瞿唐峽.....五

 二 巫 峽.....六〇

 三 黃牛峽.....六三

一九 早發白帝城.....李 白 三

二〇 前赤壁賦.....蘇 東 坡 六

二一 後赤壁賦.....蘇 東 坡 七

二二 赤 壁.....趙 甌 北 七

二三 赤 壁.....袁 隨 園 七

二四 登岳陽樓.....杜 甫 七

二五 岳陽樓記.....范 仲 淹 七

二六 始得西山宴遊記.....柳 子 厚 七

二七 鉗鉞潭西小邱記.....柳 子 厚 七

二八 捕蛇者說.....柳 子 厚 七

二九 死於虎者.....禮 記 八

三〇 桃花源記.....陶 淵 明 八

三一 歸去來辭.....陶 淵 明 八

三二 飲 酒.....陶 淵 明 八

三三 責 子.....陶 淵 明 八

三四 唐太宗論治道.....資 治 通 鑑 八

 一 西域賈胡.....資 治 通 鑑 八

二 創業守成孰難	十八史略	八九
三 論止盜	資治通鑑	九〇
三五 帥以正	論語	九〇
一 政者正也		九〇
二 不令而行		九一
三 雖賞之不竊		九一
四 君子之德風		九一
三六 張中丞傳後序	韓退之	九二
三七 顏真卿	靖獻遺言	九六
一 閒道奏之		九六
二 杲卿罵賊		九九
三 唐朝再興		一〇一

四 宣慰希烈		一〇三
五 守節不屈		一〇四
三八 過平原作	文天祥	一〇六
三九 王彥章畫像記	歐陽修	一〇七
四〇 伶官傳敘論	歐陽修	一一二
四一 豐樂亭記	歐陽修	一一四
四二 醉翁亭記	歐陽修	一二七
四三 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東坡	一二九
四四 袁州州學記	李泰伯	一三三
四五 教學	論語	一三五
一 賢賢易色		一三五
二 就有道而正焉		一三六

三 學如不及……………一三六

四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一三六

五 學而不思則罔……………一三六

六 溫故知新……………一三七

四六 學問之道……………孟 子 一三七

一 求其放心……………一三七

二 指不若人……………一三七

三 有本者如是……………一三八

四 一日暴之……………一三八

四七 勸 學……………荀 子 一三〇

一 學不可以已……………一三〇

二 善假於物……………一三三

三 驚馬十駕……………一三三

四八 送東陽馬生序……………宋 濂 一三三

四九 好 學……………論 語 一三七

一 不恥惡衣惡食……………一三七

二 不改其樂……………一三七

三 祿在其中……………一三七

四 衣敝緼袍……………一三六

五〇 李氏山房藏書記……………蘇 東 坡 一三六

五一 題草堂東壁……………白 樂 天 一四一

五二 琵琶行……………白 樂 天 一四三

五三 江南春……………杜 牧 一四四

五四 烏衣巷……………劉 禹 錫 一四四

五五 楓橋夜泊……………張繼 一四九

五六 蘇臺覽古……………李 白 一四九

五七 越中懷古……………李 白 一五〇

五八 夜遊孤山記……………邵 長 蘅 一五〇

五九 岳 飛……………續通鑑綱目 一五三

一 大破金人……………一五三

二 以岳為號……………一五五

三 盡忠報國……………一五六

六〇 上高宗封事……………胡 銓 一五六

六一 文天祥……………靖 獻 遺 言 一六四

一 社稷猶可保……………一六四

二 自盡其心……………一六七

六二 正氣歌……………文 天 祥 一七〇

六三 左忠毅公逸事……………方 苞 一七三

六四 教育勅語……………一七五



模範漢文選 卷四

一 弘道館記

德川齊昭

弘道者何。人能弘道也。道者何。天地之大經。而生民不可須臾離者也。弘道之館何爲而設也。恭惟上古神聖立極垂統。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其所以照臨六合。統御宇內者。未嘗不由斯道也。寶祚以之無窮。國體以之尊嚴。蒼生以之安寧。蠻夷戎狄以之率服。而聖子神孫。尙不肯自足。樂取於人以爲善。乃若西土

德川齊昭 水戸ノ藩主。景山ト號シ、烈公ト諡ス。光圀ハ世ノ孫。弘道館 水戸藩ノ學校。水戸城内ニ在リ。天保九年創設ス。人能弘道 論語ニ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之トアリ。不可須臾離 中庸ニ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トアリ。六合 天地四方ヲ謂フ。

陵夷

丘陵ノ漸ク平夷
トナル如ク、物
事ノ次第二衰微
スルヲ謂フ。

撥亂反正

世ノ亂ヲ治メテ
正道ニ復ラシム
ルヲ謂フ。

威公

德川頼房。家康
ノ第十一子。水
戸ノ藩祖。

義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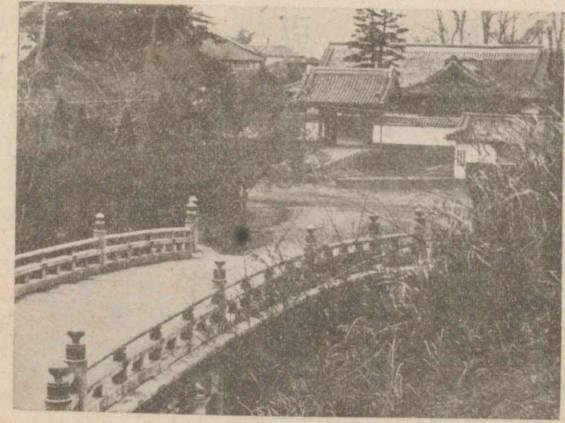
德川光圀。頼房
ノ第三子。

夷齊

伯夷叔齊。孤竹
君ノ二子。兄弟
互ニ國ヲ讓リタ
ル人。

藩屏
藩籬トナリテ國
家ヲ屏蔽スルヲ
謂フ。

唐・虞・三代之治教、資以贊皇猷。於是斯道愈大、愈明、而無復尙焉。中世以降、異端邪說、誣民惑世、俗儒曲學、舍此從彼、皇化陵夷、禍亂相踵、大道之不明於世也、蓋亦久矣。我東照宮、撥亂反正、尊王攘夷、允武允文、以開太平之基。吾祖威公、實受封於東土、夙慕日本武尊之為人、尊神道、繕武備、義公繼述、嘗發感於夷齊、更崇儒教、明倫正名、以藩屏於國家。爾



大門口ヨリ弘道館ヲ望ム

發感於夷齊、更崇儒教、明倫正名、以藩屏於國家。爾

沐浴恩澤
國家ノ恩澤ニ全
身ヲ潤スヲ謂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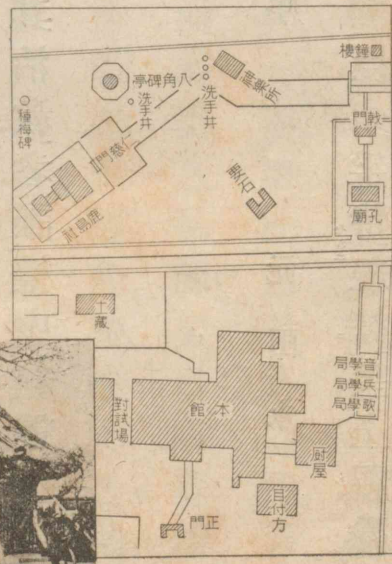
建御雷神

天孫ノ降臨ニ先
チ出雲ヲ征討ス。
常陸國鹿島神宮
ニ祀ラル。

折衷

衷ハ中ト同ジ。
過タルヲ損シテ
足ラザルヲ補ヒ、
中道ヲ得シムル
ヲ謂フ。孔子ノ
言ヲ以テ標準ト
ナスナリ。

來百數十年、世承遺緒、沐浴恩澤、以至今日、則苟爲臣子者、豈可弗思所以推弘斯道、發揚先德乎。此則館之所以爲設也。抑夫祀建御雷神者、何以其亮天功於草昧、留威靈於茲土、欲原其始、報其本、使民知斯道之所繇來也。其營孔子廟者、何以唐虞三代之道、折衷於此、欲欽其德、資其教、使人知斯道之所以益大且明、不偶然也。



弘道館平面圖八角碑亭



匪弗不

祖宗
東照宮威公義
公等ヲ指ス。
神皇
神聖ト聖子神孫
トヲ指ス。

元田永孚
東野ト號ス。熊
本ノ人。經學ニ
通ジ。明治天皇
ノ侍講トナル。
明治二十四年歿
ス。年七十四。

嗚呼我國中士民夙夜匪懈出入斯館奉神州之道
資西土之教忠孝無二文武不岐學問事業不殊其
效敬神崇儒無有偏黨集衆思宣羣力以報國家無
窮之恩則豈徒祖宗之志弗墜神皇在天之靈亦將
降鑑焉設斯館以統其治教者誰權中納言從三位
源朝臣齊昭也。

二 幼學綱要序

元田永孚

明治十二年夏秋之間臣永孚侍經筵皇上親諭曰
教學之要在明本末本末明則民志定民志定而天

六經
詩經書經易經
春秋禮記樂記
ヲ謂ヘドモ樂
記ハ早ク亡ビタ
レバ我邦ニテ
ハ五經ト曰ヘリ。

本 道德 仁義
彝倫 忠孝
末 知識 才藝
事業

下安爲之莫先於幼學。汝與文學之臣宜編一書以
便幼學也。臣誠恐奉勅謹審聖意之所在蓋我祖宗
繼天建極教人化民莫一不出於至誠是以民皆純
一正直父子之親篤而君臣之義明矣。自六經傳我
仁義道德之說益明愈廣雖世運隆替學科迭興而
至教之之要則莫復加焉。夫本於道德而達於知識
始於彝倫而及於事業。教學之要也。故道之以仁義
教之以忠孝使天下之民志一定於茲則其智之所
進其才之所成發於言辭顯於行實施爲事業者莫
不出於仁義忠孝也。苟志向未定而專知識才藝之

稱華夏
支那ヲ指ス。
稱文明
歐米ヲ指ス。

上下交爭
孟子梁惠王上ニ
「上下交征利而
國危矣」トアリ。
不奪不蹙
孟子梁惠王上ニ
「苟爲後義而
先利 不奪不
蹙」トアリ。

三尺之童
六七歲ノ小兒ヲ
謂フ。未ダ教育
ヲ受ケザル者ナ
リ。

務則殞德性、傷教化、其害不可勝言。達觀宇內、其稱

幼學綱要頒賜ノ勅諭

彝倫道德ハ教育ノ主本我朝支那ノ
專ラ崇尚スル所歐米各國モ亦修身
ノ學アリト雖之ヲ本邦ニ採用スル
未タ其要ヲ得ス方今學科多端本末
ヲ謬ル者鮮カラス年少就學最モ當
ニ忠孝ヲ本トシ仁義ヲ先ニスヘシ
因テ儒臣ニ命シテ此書ヲ編纂シ群
下ニ頒賜シ明倫修德ノ要茲ニ在ル
コトヲ知ラシム
明治十五年十二月
御名 御璽

列聖之所崇在此、而習慣之久也。耶。風移俗易、民唯
務於知識才藝、棄本趨末、遂將至不知仁義忠孝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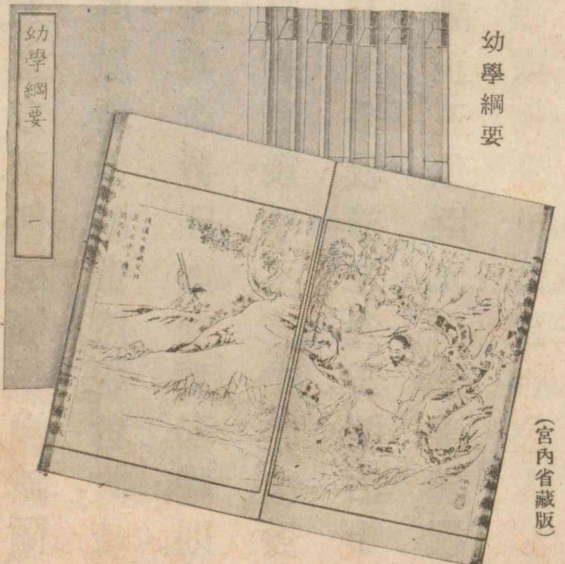
華夏稱文明者、猶不免叛亂。是無他、先智力、而後仁義也。苟後仁義、而智力是競、則甲乙相軋、上下交爭、不奪不蹙。其如是、則天下之亂、何以止哉。夫三尺之童、知死於忠孝者、我邦固有之俗也。豈非以

習與性成
書經太甲ニ「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トアリ。其ノ註ニハ「習、惡而性成者也」ト曰ヘリ。

〔誰敢不…〕

近切
理解シ易ク、且
適切ナル者。

爲何物。則其弊害果何所底止哉。今幼稚之兒、智慧未定、慣染猶淺。於是時、先教之以仁義忠孝之道、浸漬涵蓄、習與性成、道德由是以淳。彝倫由是以正、而風俗之美、聲教之懿、將有度越上世、而冠絕宇內者矣。聖意懇到如此、誰敢不感激、輒與文學、諸員相議、謹擇古今、言行之關於彝倫道德、而近切於幼童者、編纂訂



但唯

〔俛焉勉焉〕
匪不

〔若夫...則...〕

正以上焉。辱賜叡覽，令鈇梓以布世。嗚呼，皇上憂世，愛民之意深。故垂教道人之方至。但臣等學淺識陋，不足以副聖意之萬一。所以深恐悚也。然觀者由是書以知本末先後之不可紊，講習匪懈，俛焉竭職，則於所以奉聖旨報國恩之道，庶幾乎不差矣。若夫發揚薰陶，以成德性，則又有望乎教導之人云。明治十四年辛巳六月，一等侍講正五位臣元田永孚謹撰。



物有本末

一 以脩身為本

大

學

大學
四書ノ一。孔子
ノ弟子曾參ノ著
ス所ト云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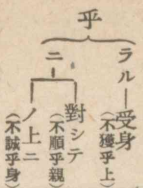
三綱領
明明徳。親レ民。
止至善。
而后而後

八條目
平天下、治國、齊
家、脩身、正心、
誠意、致知、格
物。
脩物。

壹是 一切
否 不有

大學之道、在明明徳、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徳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

中庸
四書ノ一。孔子ノ孫子思ノ著ス所ト云フ。



弗
乎
於

厚、未^{キハダ}之^レ有^レ也。

二 誠者天之道也

中

庸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孟子)

孝經

孝道ヲ詳説シタル書。孔子ガ會子ニ語リシ者。
仲尼 孔子ノ諱。孔子名ハ丘。字ハ仲尼。哀公其ノ字ヲ以テ諱ト爲ス。

會子 名ハ參、字ハ子與。孔子ノ弟子。孔子ヨリ少キニト四十六歳孔子以テ孝道ニ通ゼリト爲シタリ。

大雅 詩經ノ分類ノ名稱。此ノ詩ハ文王ノ什ニ在リ。

四 至德要道

一 孝之終始

孝

經

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訓天下、民用和睦、上下亡怨。女知之乎。曾子辟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乎。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亡念爾祖、聿脩其德。

弟_二悌

理_二治

二 孝故忠
子曰、君子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五 曾子

一 戰戰兢兢

論語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二 事孰爲大

孟子

論語 四書ノ一。孔子ノ門人ト問答セシ所ヲ集録セシ者。詩云 詩經小雅ノ小曼ニ在リ。孟子 四書ノ一。孟子著ス所ナリ。

〔事親爲大〕以事親爲大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吾聞之矣。 問有餘、必曰有。
吾未之聞也。 問有餘、必曰亡矣。

曾皙 曾子ノ父。名ハ點。孔子ニ學ブ。曾元 曾子ノ子。亡矣 無矣

歐陽修
字永叔、六一
居士ト號ス。宋
ノ廬陵ノ人。文
章ニ工ニシテ、
新唐書・五代史
記等ノ著アリ。

六 瀧岡阡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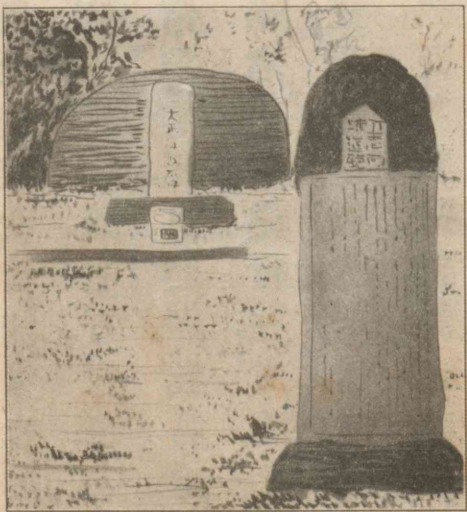
歐陽 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母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

一瓦之覆
小サキ家ヲ謂フ。
一壠之植
少シノ田地ヲ謂フ。

歲時祭祀
春夏秋冬先祖
ノ祭ヲ爲スヲ謂フ。

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閒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



圖ノ城兆

死獄
死刑ノ裁判。

矧況

術者

卜筮觀相等ヲ爲
ス者。

在戊

宋ノ真宗ノ大中
祥符三年庚戌ニ
シテ、歐陽修始
メテ三歲ナリ。

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
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
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
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
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
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
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
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
眞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
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

咸平
宋ノ真宗ノ年號。

沙溪之瀧岡
江西省ノ永豐縣
ニ在リ。

夷陵
夷陵ハ湖北省ノ
宜昌縣ニ在リ。
修范仲淹ヲ救ハ
ントシテ司諫高
若訥ヲ責メシニ
坐シテ貶セラシム。

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
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
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
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
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
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
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
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
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
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一年。修始得

一府
樞密院及中書
省アリ。

嘉祐
宋ノ仁宗ノ年號。

府君
父祖ノ死後之ヲ
尊ビテ呼ブ稱。

今上
神宗ヲ指ス。

初郊
天子ガ即位ノ初
ニ郊ニテ天ヲ祭
ルヲ謂フ。

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

三朝
仁宗英宗神宗
ノ三世ヲ謂フ。

熙寧
宋ノ神宗皇帝ノ
年號。其ノ三年
ハ歐陽修年六十
四歲。

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竝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

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
食邑四千三百戶・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七 平重盛諫父

日本外史

一 命駕赴之

清盛被甲執長刀而出。召貞能曰。亟戒將士。今舉朝
之人。嫉我圖我。蓋謂我官爵踰分耳。在昔田村麿微
者也。以平東夷功。超拜大將。他多類此者。豈獨淨海
淨海。勤勞非一日也。保元之變。我宗族大半赴新院。
且重仁親王者。我父所覆育也。而我思故院遺詔。獨

清盛 平忠盛ノ子。位
太政大臣ニ至リ
其ノ女ヲ入レテ
皇后トナシ。權
威一世ニ比ナシ
田村麿 阪上田村麿。桓
武天皇ノ命ヲ奉
シ。蝦夷ヲ征シ
テ功アリ。
新院 崇徳上皇。位ヲ
讓リテ。新院ト
稱ス。
故院 鳥羽法皇。豫メ
變有ルヲ度リ。
諸將ノ當ニ召ス
ベキ者ニ遺命セ
ラル。

信賴 藤原氏。後白河
法皇ニ寵アリ。
藤原通憲ト權勢
ヲ爭ヒ。源義朝
ト結ビテ亂ヲ爲
ス。
經宗・惟方 二人共ニ藤原氏。
初メ共ニ信賴ノ
謀ニ與ル。後改
メテ官軍ニ從フ。

讒言 藤原成親等平氏
ノ專横ヲ惡ミ。
法皇ニ頼リテ之
ヲ滅サンコトヲ
圖ル。
告者 源行綱初メ成親
等ノ謀ニ與ル。
既ニシテ事ノ竟
ニ成ラザルヲ度
リ。窃ニ清盛ニ
告グ。

屬官軍。終克平亂。逆平治之變。信賴・義朝之猖獗。吾
而自愛。事未可知。重命輕躬。夷滅凶黨。以至於收經

烏帽直衣



衣冠

宗惟方等。數冒大難。無
非爲官家者。以此言之。
官家恩宥。雖窮子孫。可
也。今乃輕信讒言。欲見
族滅。卽毋告者。豈不危
殆。異日細人有再進言。
則下宣討我。目我爲賊。不可悔也。吾欲先發移之鳥
羽宮。否者。請幸於此耳。北面奴輩。或且扞我。亟戒將

宗盛
清盛ノ次子。重盛ノ弟。
大臣大將
重盛此ノ時ハ内大臣左近衛大將タリ。

狀
罪狀ヲ申立テタル記録。
輕躁之君
暗ニ後白河法皇ヲ指ス。

士有主馬盛國者、馳告重盛。重盛大驚、急命駕赴之。入第門、族人皆擐甲鞍馬、旗幟成列、將起重盛烏帽直衣而入。宗盛叩其袖曰：公何以不被甲？重盛睨曰：汝等何以被甲？敵人何在乎？吾爲大臣大將，自非有寇賊犯闕，則不宜被甲也。清盛望見之，遽起，表黑衣而出，數正襟。襟開，甲覩，謂重盛曰：吾察西光狀，如成親等，乃其枝葉耳。閒群小彙進，覬覦不已。而御以輕躁之君，何所不至？我欲且請幸一邊，以待事定。

二 重盛熟諫

語未畢，重盛淚數行下。久之，言曰：重盛熟視尊貌，知

四恩
佛言フ世間ノ恩四種有リ。一ハ父母ノ恩。二ハ衆生ノ恩。三ハ國王ノ恩。四ハ三寶ノ恩ト。

桓武天皇
葛原親王……
高望王——國香——
貞盛……
刑部卿
忠盛——清盛——
重盛——維盛——
宗盛——資盛——

三公
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ヲ謂フ。三公ニ缺クル有レバ内大臣之ニ代ル。

家門已屬衰運也。重盛聞之，世有四恩。皇恩爲最。抑我門雖辱，桓武葛原之胤，而降爲人臣，中微不顯，以平將軍之功，而不過國守刑部卿聽內昇殿，萬人反脣。及至大人，乃陞太政大臣，以兒之不肖，且辱大臣大將，宗族駢植朝廷，田園半於天下。叨恩極矣。爲官家所疾，誰謂不宜而運命未艾？讒人既獲，宜論罪所當退。陳事由，則公家豈有不霽威？何必草草爲也。兒又聞之，以王事辭家事，不以家事辭王事。況善惡較著者乎？重盛自六位至三公，沐浴君恩，不可勝舉。嚮背之決，自有在焉。素所撫循，士願爲重盛死者，二百

源下野守
源義朝ヲ指ス。
六條判官
義朝ノ父爲義
判官ハ官名。

餘人保元之亂源下野守以勅命斬六條判官兒在
當時以爲大逆無道不忍言者也此非大人所親睹
乎欲忠則不孝欲孝則不忠重盛進退窮於此矣生
觀是感不若死也大人必欲遂今日之舉先勿重盛
首然後發且言且泣舉坐感動清盛曰淨海以衰老
爲此舉非爲一身計徒慮子孫耳乃以爲不可汝好
計之乃起入內。

三 出令徵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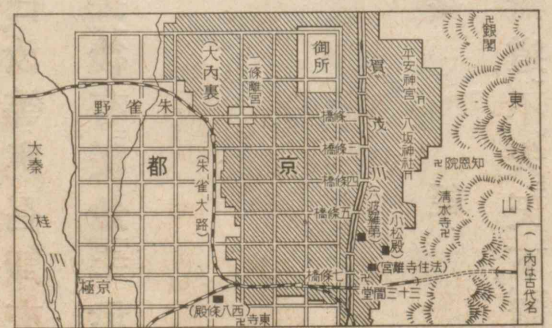
重盛顧讓諸弟曰今日之事縱令公老耄發事子等
何不匡救乃憊憊之也出敕將士曰欲從公赴院者

小松第
重盛ノ邸此ノ
一帯ノ地小松多
ク植エタリト云
フ。八條ノ北
堀河ノ東。

西八條
清盛ノ邸京都
八條ノ北坊城
ノ西北ニ在リ。

內府
內大臣ノ唐名
重盛ヲ指ス。

見重盛劉首然後行也乃還小松第既夜憂慮不能
措於是出令徵兵曰有大事速來會衆相告曰沈重
人出如此令必有由也於是爭赴
之一夕二萬餘騎而西八條無復
一人重盛乃令家貞貞能往護清
盛清盛問曰小松第何由徵兵二
人對曰院宣內府曰汝父忘君恩
欲亂國家命汝討伐之內府慮君
自急也令臣等來護曰君安之重
盛在焉當以身請清盛惶懼曰爲我語內府吾前途



已迫不復事。唯卿令之。二人還報。重盛漣然曰。使父爲此語。吾罪大矣。乃親臨勞兵曰。汝等應召即來。眞不負平生。而事出謬傳。宜亟罷去。後有緩急。幸毋狃焉。因盡罷去。

八 諫 諍

一 爭 子

孝 經

孔子曰。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

天子諸侯
天子ハ天下ヲ有
チ、諸侯ハ國ヲ
有チ、大夫ハ家
ヲ有チ、士庶人
ハ身ヲ有ツ

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

二 寧熟諫

禮 記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

禮記
五經ノ一、禮ニ
關スル古説ヲ集
メタル者
內則
禮記ノ篇ノ名
男女室丙ニ在リ
テ父母ニ事フル
道ヲ教フ
鄉黨州閭
我が居住スル地
方

九 忠 孝 一 致

牧 野 謙

不敢不爲者。義也。不能不爲者。情也。君臣相賴。不敢不爲者也。父子相愛。不能不爲者也。故曰。君臣有義。

革命
王者ノ興ルハ命ヲ天ニ受ケ、故ニ世ヲ易フルヲ革命ト謂フ。

〔否者ニ不然則〕

勳
勳功アリシ人ノ子孫ナリ
膠漆
人ノ相親ムコト膠漆ヲ以テ接合シタル者ノ如キヲ謂フ。

史乘
歴史ヲ謂フ

父子有親。親即情也。雖然斯道也者、可以言外國、而不可以言我國。何也。大凡世界各國、革命易姓、無國無之。則昨日所戴、今日廢之。苟以爲於義可爲乎、亦不敢不爲也。惟我日本國體、皇統一系、與天壤無窮。億兆臣事、無有他志。且士民概屬皇祖支族、否者亦爲勳胄忠裔。上下相親、如膠漆然。故其名則君臣、而其情則父子。世世相傳、以至今日、不敢或替矣。非不敢或替也。不能替也。恭惟明治天皇、教育勅語言、我臣民克忠克孝。蓋謂其忠與孝二者同歸殊途。吾嘗觀漢土史乘、自古君子臨事處變、君父之間、不幸扞

引咎
己ノ身ヲ罪スルナリ。

格欲忠則不孝。欲孝則不忠。引咎貽憾者、亦不少矣。今者我邦臣民、爲忠即孝、爲孝即忠、忠孝一致、以報君國於戲、不亦至幸乎。

- 一 不敢不爲者義也。 不敢或替矣。 不能不爲者情也。 不能替也。
- 二 欲忠則不孝。 爲忠即孝。 欲孝則不忠。 爲孝即忠。
- 三 其名則君臣、其情則父子。 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
- 四 革命易姓、無國無之。則昨日所戴、今日廢之。 苟規我者、抃躍受之。雖則毀短無根、不敢辨是非。

一〇 楠氏論

賴 山 陽

外史氏曰、余數往來攝播間、訪所謂櫻井驛者、得之山崎路。一小村耳。過者或不省其爲驛址。蓋經足利織豐數氏、世故變移、道里驛程、從輒改耳。余於是、低回不能去。顧望金剛山巖立雲際、想見公舉義之秋、及其子孫據以扞護王室也。觀公詣行在對天子曰、臣而未死、賊不患不滅。夫以一兵衛尉、而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豈非感激值遇、以身許國哉。故能以赤手障江河、回天日於既墜。何其壯也。公聚北條氏精

巖立
巖ハ音「ギョク」、
山ノ高ク立テル
ヲ謂フ。

兵衛尉
兵衛府ノ屬官。
宮城守衛ト行幸
ノ供奉ヲ掌ル者。
從六位ニ至ル。
正成管テ土寇ヲ
平ゲ、兵衛尉ニ
任ゼラ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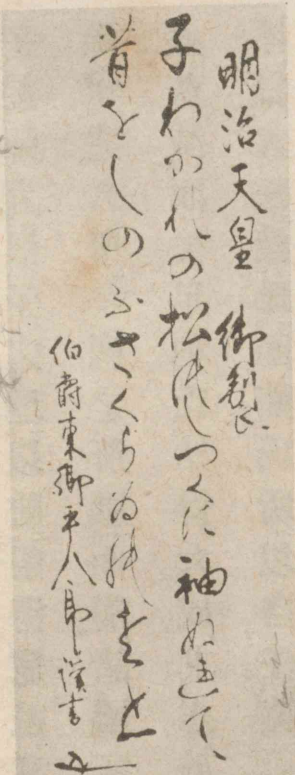
復辟
君位ニ復スルコ
ト、辟ハ君ナリ

御製碑
櫻井驛址ニ新設
セラレタル碑面
ノ文字。

明治天皇御製
子わかれの松の
しづくに袖ぬれ
て昔をしのぶさ
くらみのさと
伯爵東郷平八
郎謹書

京師大捷
尊氏叛キテ京都
ニ攻メ上リタル
ヲ敗リテ九州ニ
走ラシメシヲ謂
フ。
掃珍
珍ハ絶ナリ、盡
ナリ。
犬羊狐鼠之賊
足利氏ヲ指ス。

銳於一城之下、而使新田足利之屬擣其空虛、以殫其渠魁。帝之復辟、驕爵任職、宜以公爲首。而纔能與結城名和輩比肩。其失於舉措、足以知中興之無成矣。及足利氏



叛、朝廷方倚新田氏爲重、公特充褊裨、

供其驅使、亦以其門地有不若焉爾。然京師大捷、殆致掃珍者、非因公之策耶。嚮使帝以其所任新田氏者、以任於公乎。曷至使犬羊狐鼠之賊蹂踐吾朝廷

四朝
後醍醐・後村上
長慶・後龜山
其ノ吉野ニ在セ
シ年月ハ通ジテ
五十餘年ナリ。

哉。然觀其臨死戒子，又曰：吾死，天下悉歸足利氏。夫知天下之不可為，而猶留其子孫，以衛天子，其設心雖古大臣，何以遠過？故子孫能守其遺訓，護正統天子於彈丸黑子之地，以防四海寇賊者，及四朝五十餘年之久，舉一門之肝腦，而竭諸國家之難，至其漸盡灰滅，而後足利氏始得大成其志於天下。蓋朝廷不能大任楠氏，而楠氏所以自任，莫以加焉。世之論中興諸將，尚視其資望大小，而不深揆其實。又與當時之見等耳。不有楠氏，誰能扶翼偏安之業，以繫四方望哉？笠置夢兆於是益驗，而南風不競，俱傷共亡。

歸於一
後龜山天皇位ヲ
給ヒ、南北合一
シタルヲ謂フ。
鴻號
鴻ハ大ナリ、號
ハ名號。天皇ノ
尊號ヲ謂フ。

鹽谷宕陰
名ハ世弘、字ハ
毅侯。宕陰ハ其
ノ號ナリ。經史ニ通
ジ、文ニ長ゼリ。爲
幕府ノ儒官ト爲
ス。慶應三年歿
ス。
彈丸
土地ノ狭小ナル
ヲ謂フ。
嶺前
山ノ高ク聳エタ
ル形容。
今茲
文政十二年ナリ。

終古莫以恤其勞。悲夫！抑正閏雖殊，卒歸於一，能熙鴻號於無窮，使公有知，亦可以瞑矣。而其大節巍然與山河並存，足以維持世道人心於萬古之下。比之姦雄迭起，僅傳數百年者，其得失果何如哉？

一一 觀千早城址記 鹽谷宕陰

嘗讀史，觀東兵攻楠公於千早，盡當時之猛將，以百倍之衆，圍彈丸之孤城，攻則敗，當則摧，如枯葉之迎烈風，遂終於自潰。竊謂是不獨公籌略拔衆，其山必高，其谷必深，其阪必奇峻，嶄巖不可梯而攀也。今茲

司
土地ヲ量ルニハ
五尺ヲ一弓ト爲
ス。即チ一步ナ
リ。
〔谷不甚深、阪不
甚峻〕

〔寧不可……歟〕



西征、過河內、抵所謂千早村、而登其城墟、觀焉。山高、不過二百步、而頂方不滿五百弓、谷不甚深、阪不甚峻。其麓無大石、怪巖爲之固、可以梯而攀也。可以鑿而毀也。而守而能固、攻而不能取者、何耶。公之所擇而城焉、寧不可舍此而他求歟。嘗試以兵法推之、山高不過二百步者、以便出入、進退也。頂不滿五百弓者、以少兵、不可以守大城也。谷不甚深、阪不甚峻者、以孤岡獨立、雖不深且峻、無

〔其豈無所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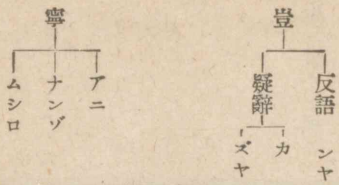
〔宜矣……也〕

由梯而攀也。然則公之擇於此、其豈無所見哉。且夫良將不以山爲城、而以智勇爲城。公之才能超卓、天下之山、莫高於此也。公之籌策深遠、天下之谷、莫深於此也。心膽沈毅、氣志堅確、天下之峻阪堅城、莫有加之也。宜矣。盡當時之猛將、以百倍之衆、攻則敗、當則摧也。予於是不能無感焉。以公之才、在千早則勝、



▲望ヲ村早千リヨ城早千

〔豈千早…耶〕



而在湊川則敗。於北條氏則伸、而於足利氏則屈。豈千早之地宜於守、而湊川則不便於戰耶。將公之出策、巧於千早、而拙於湊川耶。抑獨運其智、與或掣其肘、有所異、而然也。悲夫。

一 公之擇於此、其豈無所見哉。

豈千早之地宜於守、而湊川則不便於戰耶。

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乎。

二 公之所擇而城焉、寧不可舍此而他求歟。

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寧以義死、不苟幸生。

資治通鑑

宋司馬光ノ著、編年體ノ支那史、二百九十四卷アリ。

襄陽隆中

襄陽ハ今ノ湖北省襄陽縣、隆中ハ襄陽城ノ西ニ在リ。

訪士

訪ハ訪ヒ求ムルナリ。

此間此ノアタリニハノ意。

諸葛亮

字ハ孔明。

龐統

字ハ士元。

器之

有用ノ材アル者トシテ重ズルナリ。

枉駕

枉顧ノ意。

一一 隆中之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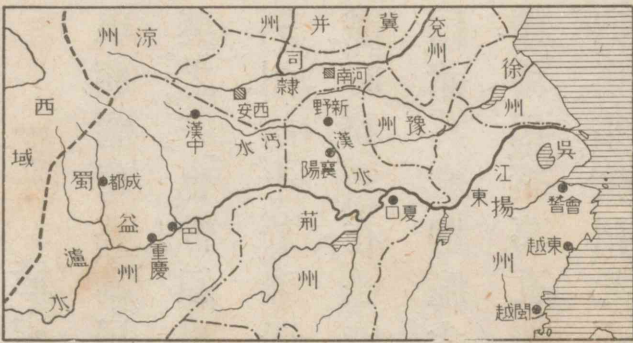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

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為信然。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

姦臣 魏ノ曹操ヲ指ス。漢ノ丞相トナリ、國政ヲ擅ニス。猖蹶ノ意。猖蹶トハ同ジカラズ。

信用ヲ以テ 信ヲ伸

漢沔 漢水ト其ノ上流ノ沔水ヲ謂フ。吳會 吳・會稽二郡ノ地。巴蜀 巴ト蜀ノ二地ニシテ、合シテ益州ト曰フ。今ノ四川省。



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

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于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

險塞

險ニシテ四塞スルヲ謂フ。

張魯在北

張魯ハ益州ノ司馬、益州ノ牧劉璋ノ關羽ナルヲ以テ遂ニ漢中ニ據ル。

曹 甲曹 曹奮

孤

王侯自ラ稱シテ孤ト曰フ。

魯肅

字ヘ子敬。吳ノ孫權ニ仕ヘテ、横江將軍トナル。

之士。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一三 赤壁之戰

資治通鑑

一 魯肅迎劉備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

與俱...
與共...
與俱...

田橫
秦漢之際、兵ヲ
起シテ齊王ト爲
ル。漢ノ韓信之
ヲ破ル。其徒五
百人ト逃レテ海
島中ニ入ル。漢
ノ高祖之ヲ招ク。
田橫洛陽ニ至リ、
北面シテ高祖ヲ
見ユルヲ欲セズ。
遂ニ自殺シタリ。

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
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
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
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
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蚤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
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
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若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
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
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
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

新敗
曹操ト當陽ノ長
阪ニ戰ヒテ敗レ、
南方ニ逃レタル
ヲ謂フ。

強弩之末勢
韓安國曰ク「衝
風之衰、不レ能
起毛羽。強弩
之末力、不レ能
入魯縞」ト。

兵法
孫子ニ「百里而
趨利者、蹶上
將」トアリ。

荆吳
劉備・孫權ヲ指
ス。
鼎足之形
天下ヲ三分スル
ナ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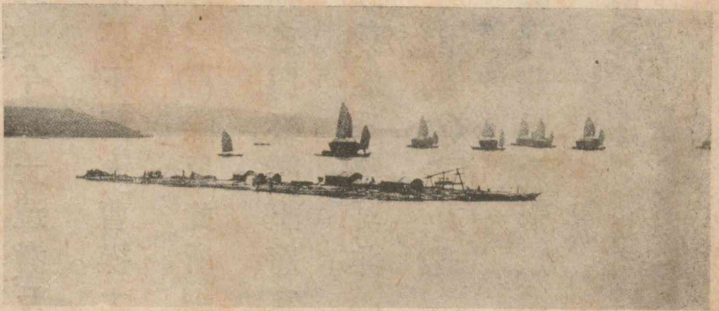
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
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
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
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
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
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
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
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
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群下謀之。

三 孫權議和戰

方且

會獵
言ヲ獵ニ託シテ
會戰セントスル
ナリ。

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
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
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
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
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
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
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荆
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
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
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



長江ノ大觀

更衣
古人則ニ登ル時
必ズ衣ヲ更フ
故ニ則ニ往クヲ
更衣ト謂フ。

下曹從事
諸曹從事中ノ最
下ナル者。
犢車
牛車ナリ。

父兄之烈
父ハ孫堅、兄ハ
孫策。皆江東ニ
在リテ威ヲ立テ
タリ。

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
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
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
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
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
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
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

四 周瑜說孫權

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
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

漢家漢ノ王室ヲ指ス。

不習水土

北方ハ平野ニシテ人皆鞍馬ニ習ヒ、南方ハ江湖運河多ク人皆舟楫ニ習フ。

二袁

袁紹・袁術ヲ指ス。

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尙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尙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

五 周瑜復見權

此議

操ヲ迎ヘテ降ラントスル議ナリ。

不復

且尙

甚未

撫拊

文表 秦松ノ字。

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尙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文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



蒙 艦

子敬魯肅ノ字。

卒ハ碎

程公程普ナリ。

遲迤

期セズシテ會スルヲ謂フ。モシカシテト譯ス。

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遲迤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

六 劉備勞周瑜

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若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

委署棄置クナリ。

愧喜

劉備ガ自ラ肅ヲ呼バントセシ輕卒ヲ愧ヂ瑜ノ整ヘルヲ喜ブナリ。

赤壁

鄂州ノ嘉魚ニ在リ。今ノ湖北省江漢道蘇東坡ノ赤壁ヨリ上流ニ百里。

最聚ム、又ハ都テノ意トナル。

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

七 燒盡北船

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

向寵
襄陽人、中都督トシテ宿衛兵ヲ掌リ、後中領軍ニ遷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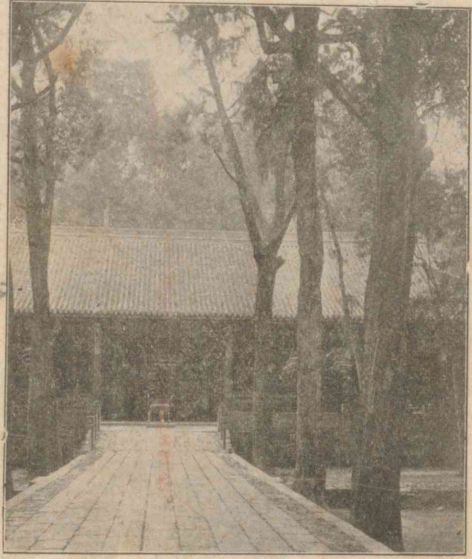
侍中尚書云云
侍中尚書ハ陳震、長史ハ張裔、參軍ハ蔣琬ヲ謂フ。

性命ニ生命。

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

值傾覆云云
劉備、當陽ノ長阪ニ敗レ、夏口ニ走リ、亮ニ命ジテ救ヲ吳ニ求メシメシヲ謂フ。

五月
建興三年五月ナリ。
瀘
長江ノ上流ニシテ重慶ヲ去ル數百里ナリ。
中原
河南省方面。此ノ時ハ魏ノ有タ



堂祠ノ明孔葛諸

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艸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

舊都
長安ト洛陽トナリ。

雅言
正シキ言ナリ。

鹽谷箕山
名ハ誠、宕陰ノ弟。

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裨充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裨充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一五 讀諸葛武侯傳

鹽谷箕山

古稱爲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行。予乃曰、有至常

光武 後漢ノ第一世光武帝ナリ
絳衣大冠 將軍ノ服ナリ。
霍光 前漢ノ武帝・昭帝・宣帝ニ仕ヘテ柱石ノ臣ト爲ル。
昌邑 昌邑王名ハ賀。迎立シテ天子ト爲セシモ、淫行多クシテ廢セラレタリ。
宣帝 前漢ノ孝宣皇帝。
文王 周ノ武王ノ父、西伯ト稱ス。周ノ王業ノ基ヲ成ス。
蜀相 蜀ノ丞相諸葛亮ヲ謂フ。
杜甫 字ハ子美、唐代ノ大詩人ニシテ、李白ト名ヲ齊ウス。
錦官城 蜀ノ成都ノ城ノ名。

之行、而後非常之功成矣。光武之初起也、絳衣大冠、人皆驚曰、謹厚者亦爲之乎。殊不知、非謹厚者、則不能爲大事。霍光小心謹慎、廢昌邑立宣帝。文王小心翼翼、啓周家之基業。孔明亦自謂、先帝知臣之謹慎。夫知謹慎之所以爲孔明、則知孔明之所以爲英雄也。

一六 蜀相

杜

甫

丞相祠堂何處尋

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

隔葉黃鸝空好音。

兩朝
照烈帝ト後主ノ
二朝。

棧雲峽雨日記

二卷 附詩草一
卷、竹添井井著、
井井名ハ進一
郎、熊本縣ノ人、
文學博士トナリ、
大正六年歿ス。

七日

明治九年六月七
日ナリ。

岐山縣

陝西省ノ西部ニ
在リ。

君亮

津田氏、竹添氏
ト同郷、相携ヘ
テ萬里ノ遊ヲ爲
ス。

其趾

太白山ノ山麓ナ
リ。

三顧頻煩天下計。
出師未捷身先死。

兩朝開濟老臣心。
長使英雄淚滿襟。

一七 棧道 (刪修)

棧雲峽雨日記

七日、微雨數下。抵岐山縣。爲古岐周地。縣治卽西伯
舊城。五丈原在縣南四十里。君亮策馬往觀。蓋二十
五里。得一深谿。廣可十里。水自溪中行。卽渭水上流
也。水南爲太白山。蜿蜒東走。其趾爲高原。正當斜谷
出入之衝。臨水平坦。方數里。如築而出者。一見知爲
武侯下營處。原上置侯祠。水北又有一丘相抵。卽司

北南西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饋運

糧食ヲ運送スル
ナリ。

屯田

兵ヲ要害ノ地ニ
屯シ、事無キ時
ハ耕作スルナ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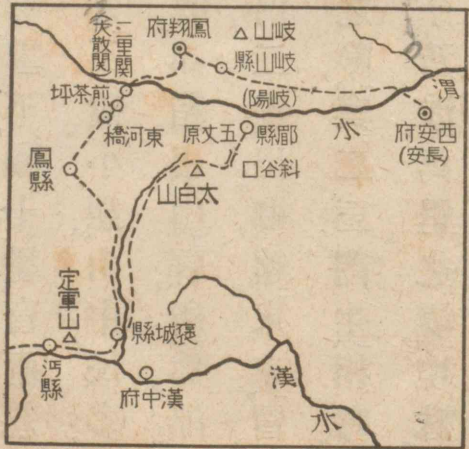
婦娥

月ノ異名。婦ハ
姫ニ同ジ。

棧道

絶壁ニ棧ヲ架ケ
テ通ズル道。

馬仲達對壘處。大抵陝西少水田。獨沿渭兩岸皆種
秔稻。相傳爲侯之遺法。余聞
君亮言。竊有感焉。夫據蜀者
其戰不得不於秦。非得秦中
原不可得定。然而侯出兵常
不能持久者。以饋運不繼也。
於是乎屯田於渭濱。以爲根
據。一夕星殞。不能成其志。豈非天乎。夜發岐山。婦娥
屏影於雲間。如與人相避者。
九日始入棧道矣。溪水自萬山中來。亂石相排而出。



大散關
秦ト蜀トノ咽喉
ニ當ル要害ノ地
ナリ。

前二年
明治七年ナリ。
出郷
熊本ヨリ上京セ
シナリ。



道 棧

沿溪踏危岸而行。一路羊腸，循山盤紆，仰視天光，如在井底。踰二里關，古大散關也。山益峻，路益險。下則深谷千仞，激流奔突，轟雷翻雪。下關十里，盲雨忽至。大如彈丸，下轎小憩。山中民多製木器，與我邦箱根山驛所為酷相肖。因思前二年，出鄉趨東京，冒雨踰箱根之險，與二三門生相呼相扶而行。今乃涉萬里之境，境殊俗異，而余與君亮亦皆弱質多病，冒霧瘴，蹈峻難。其

指北岸對石對峙
與大灩澦

二十九日
七月二十九日ナ
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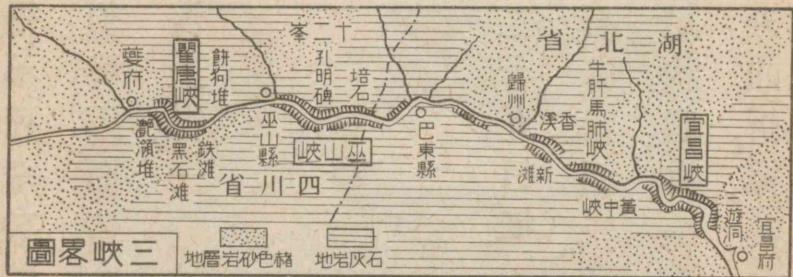
得_レ不死幸矣。度煎茶坪，雨益猛，奔雲滾滾，隨闔隨開，須臾四面皆合，一氣混茫。從足所行，路乃出，如大瀛海上，得一條仙路，而羽化飛行者。宿東河橋，冷似秋。

一八 三 峽 (刪修)

棧雲峽雨日記

一 瞿唐峽

二十九日，抵瞿唐口。灩澦堆屹立于江心，望之如亂石層累而成者，其實一大石也。是為大灩澦，遙成鼎足狀者，為小灩澦。冬時水落，環堆石礁，簇出者六七。舟曲折縫其間而行，極為危險。夏秋水漲，則并三堆，



皆在二丈水下矣。今夏水不甚長，灩澦出江面二丈餘，於水候為最好。然猶大渦洶湧，勢甚急疾，舟人必隨渦委曲而過。入峽則兩岸絕壁削立，有石破天驚之勢。其近水處層層劈裂，如剖蓮囊。諸山皆以石為體，其色有粉壁者，有赤甲者，隨色各得名。又有隨形曰孟良梯，曰石鼻子。其他成形取勢，各不同，非筆墨所能悉也。

二 巫峽

灘
急瀨ナリ。

三十日入巫峽。灘勢不如瞿唐。然亦為險惡。夾江之山皆峻絕摩空，草樹鬱生。其間墾為田者，比瞿唐為多。抵青石洞，人家可十戶。聚為邑居。北岸則巫山十二峰，前後蔽虧，其得見者，特六七峰而已。最東一峰，膚白如雪，細皴刻畫，頂插雙石筍，玲瓏如玉，與雲光相照映。最西一峰，其形亦相似。諸峰皆秀麗明媚，有鸞翔鳳舞之態。與他山瑰



三 峽ノ曳舟

鬱律 高峻ノ貌。

盪漿 盪ハ動スナリ。漿ハ舟ヲ行ル具カヒナリ。

按ズルニ此ノ記事八月二日ノ事ニ係ル。

奇鬱律各自爲雄者剛柔相制主賓相得以成絕大奇觀宜乎古來騷人韻士載之圖畫揚之歌詠推爲名山第一也。大抵上峽之舟皆候風挂帆又有數十人牽之踏懸崖而行遇路絕不可行者輒皆上舟盪槳搖櫓經數刻僅能進寸而下灘之舟則一瞬千里快如奔馬但覆敗之患常不在寸進而在快奔靜觀者蓋知之矣。

三 黃牛峽

二日乘水長出通陵則望黃牛於群峯之上繞出山後則水之闊者復蹙是爲黃牛峽一名西陵峽兩岸

李白 字太白蜀ノ人唐代ノ大詩人杜甫ト並ビ稱セラル。

層嶂複嶺屏矗墉圍若路窮不可行纔一轉忽復通舟所謂假十二峰者爭聳于霄漢奇峭清麗不讓於眞者舟疾如箭山逆舟而來愈來愈妙有秀潤者有刻削者有卓拔詭異者有靜深蕭遠者蓋兄行巫峽而奴視瞿唐恨不得一名狀之徒目送心賞使奇巒秀峰終于無聞非山靈負我我負山靈也。

一九 早發白帝城

李白

朝辭白帝彩雲間 千里江陵一日還
兩岸猿聲啼不住 輕舟已過萬重山

蘇東坡
 名軾、字子瞻、蘇老泉ノ子、兄弟皆詩文ヲ善クシ、東坡最モ著ハル。唐宋八大家ノ一。
 壬戌 宋ノ神宗ノ元豐五年ナリ。東坡時二年四十七。

空明流光
 江水清クシテ底ヲ見、月水中ニ在リ、之ヲ空明ト謂ヒ、月光波ト共ニ動ク、之ヲ流光ト謂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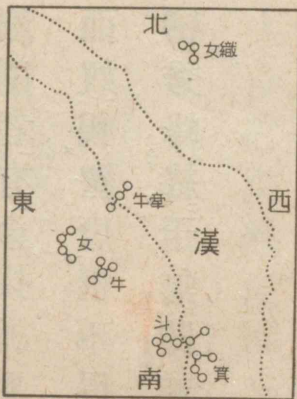
二〇 前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

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

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

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



赤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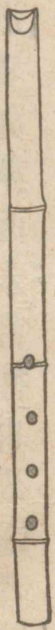
江山風月無常、自古以來、
 兩人宿、舟中、月、水、空、明、
 履、石、井、一、景、新、東、坡、

(查士標筆)

蔡婦ナリ。
 月明星稀
 曹操ノ短歌行ニ
 「月明星稀、鳥
 鵲南飛、繞樹
 三匝、無枝可
 依」トアリ。蓋
 シ獨ノ先主ノ南
 走セシヲ譏レル
 ナリ。
 孟德
 曹操ノ字。
 周郎
 吳ノ將周瑜。

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

洞簫



倚歌而和之。其聲

嗚嗚然如怨如慕

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
 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
 也客曰月明星稀鳥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
 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
 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
 艫千里旌旗蔽空醜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
 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于江渚之上侶魚蝦

赤壁賦帖
蘇東坡ノ自筆。
前赤壁賦ノ一部
本文参照。

逝者如斯
論語子罕篇ニ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不
留舍晝夜。」ト
アリ。

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
天地，眇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
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
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

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
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
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
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
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

枕藉
藉音「シヤ」重リ
合フヲ謂フ。

雪堂
蘇軾黃州ニ在
リ、廬圃ヲ東坡
ニ得テ堂ヲ作ル。
堂大雪中ニ成レ
リ。因テ雪ヲ四
壁ニ繪キ雪堂ト
號ス。

二一 後赤壁賦

蘇東坡

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
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
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
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
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皋。二客從予，過
黃泥之阪，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
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

巨口細鱸
鱸魚ト稱シ、長
江中第一ノ美味
トナス。
松江
長江ノ下流ニシ
テ奸鱸ヲ出ス。

不可復

〔仰攀……俯窺〕



壁赤ノ州黃

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鱸。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

嘯昔之夜
昨夜ナリ。
旅於泰山
旅ハ祭ノ名。諸
侯ハ封内ノ山川
ヲ祭ルコトヲ得
レドモ。陪臣ハ
之ヲ祭ルコトヲ
得ズ。季子ハ陪
臣ナレバ之ヲ祭
ルハ非禮ナリ。

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躑。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嘯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不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子曰、吾以子爲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

二二 赤壁

趙 甌北

依然形勝扼荆襄。赤壁山前故壘長。
烏鵲南飛無魏地。大江東去有周郎。
千秋人物三分國。一片山河百戰場。
今日經過已陳迹。明漁父唱滄浪。

趙甌北
名、翼、字、耘
松、清、陽、湖、人、詩、善、善、又、史、學、精、シ。

袁隨園

名、枚、隨、園、又、
簡、齋、下、號、ス。
清、ノ、錢、塘、ノ、人。
詩、文、ヲ、以、テ、名、ア、
リ。

二三 赤壁

袁 隨 園

一面東風百萬軍。當年此處定三分。
漢家火德終燒賊。池上蛟龍竟得雲。
江水自流秋渺渺。漁燈猶照荻紛紛。
我來不共吹簫客。烏鵲寒聲靜夜聞。

二四 登岳陽樓

杜 甫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拆。
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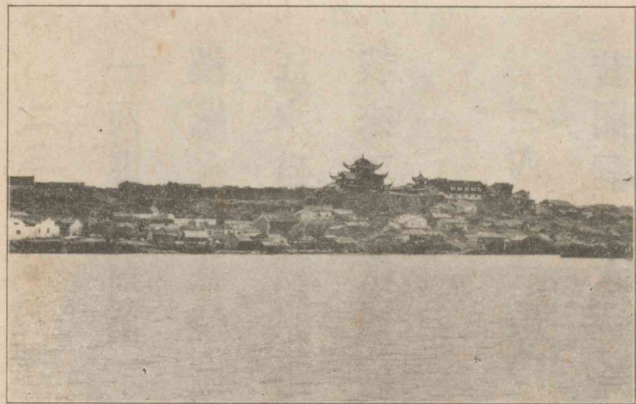
吳楚東南拆
吳楚ハ共ニ江南
ノ大國ナリ。洞
庭ニ國ヲ東南ニ
押シ開キテ漲レ
リ。
關山北
京洛ノ地ヲ指ス。
時戰亂アリ。故
郷ニ歸ラント欲
シテ能ハザルナ
リ。

范仲淹
字希文、北宋
ノ吳縣ノ人、少
ニシテ大節アリ。
參知政事ニ累遷
ス。

慶曆
宋ノ仁宗皇帝ノ
年號。
滕子京
名ハ宗諒、子京
ハ其ノ字ナリ。
河南ノ人、范仲
淹ト同年ノ進士。

湯湯
水ノ盛ナル貌。

二五 岳陽樓記



岳陽樓

范仲淹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

芷蘭
芷モ蘭モ共ニ香
草ナリ。

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



洞庭ノ落暉

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

洋洋
盛大ノ貌。

斯人
先憂後樂ノ仁人
ヲ指ス。

僇人
戮人ニ同ジ、罪
ニ遇ヘル人ナリ。

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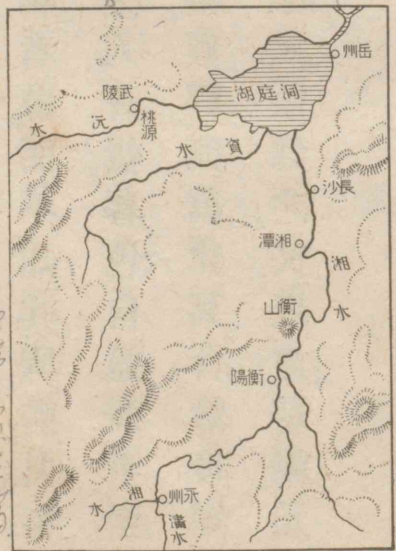
二六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宗子厚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臥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

西山之怪特

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臥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



法華西亭
法華寺ノ西方ニ
アル離レ座敷
染溪
冉水ナリ。湘水
ニ入ル支流。

蔡青繚白
青ハ山ヲ指シ、
白ハ水ヲ指ス。
培塿
小阜ナリ。
灑氣
灑ハ一本ニ顯ニ
作ル、灑氣ハ天
邊ノ氣ナリ。

元和
唐ノ憲宗ノ年號。

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坳若穴，尺寸千里，攢蹙
累積，莫得遯隱。蔡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
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
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
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
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
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
和四年也。

人之生也，未始有異也。而卒至於大異者，何也。
凡復君父兄之讐，皆出其臣子弟至情之不能已而未

始爲功名之計也。

二七 鈞鐻潭西小邱記 柳子厚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鐻潭。
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邱焉，
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
不可數。其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
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
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
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

嶽然
峻險ナル貌。
籠而有之
一人ノ手ニ占有
スルヲ謂フ。

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皆熙熙然。迴巧獻伎。以效茲邱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澹澹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邱之勝。致之豐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

異地
鉛錕潭ト鉛錕潭
西小丘トナリ。
豐鎬鄠杜
並ニ地名。皆長
安ノ近郊ニ在リ。

賈價

遭也。

二八 捕蛇者說

柳子厚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腕。瘻。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莅事者。更若役。

大風 惡疾ナリ。癩ノ一種。骨節重ク。鬚眉落ツ。
攣腕 手足ノ曲リテ伸ビザルナリ。
瘻 瘻ハ瘡久シク癒エズ。膿ノ漏ル。ヲ謂フ。俗ニ之ヲ漏管ト曰フ。
癩 癩ハ癩ト同ジ。天刑病ナリ。
死肌 腫物ノ腐爛セル者。
三蟲 三尸蟲トモ曰フ。道士言フ。人ニハ皆三尸蟲アリ。テ腹中ニ處リ。人ノ隱微ナル失誤ヲ伺ヒ。庚申ノ日ニ人ノ眠ニ乗ジテ出デ。天帝ニ讒シ禍アラシムト。
莅事者 當局者ニ當路者。

呼噓 二字共ニ息ヲ吹キ出ス意ナルモ、コハ吸ヒ入レル意ニ用ヒタリ。毒癘 有毒ノ氣ナリ。

墮突 墮ハ毀ナリ。突ハ突キ破ルナリ。恂恂 恐懼ノ有様。

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隕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

其缶 蛇ヲ養ヒテアル腹大ニシテ口小ナル壺。弛然 安心シタル様子。

人風 民風ニ同ジ。唐代ハ太宗李世民ノ諱ヲ避ケテ民ヲ改メテ人ト爲ス。

式而聽之 車ノ前ノ横木ヲ載ト謂フ。之ニ倚リテ耳ヲ傾ケテ聽クナリ。

吾蛇尙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二九 死於虎者

禮記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

重有憂
憂ハ喪ヲ謂フ。
引續キ喪ニ過フ
コト。
吾舅
夫ノ父ヲ謂フ。

焉 於是
又亦

陶淵明
名ハ潛、東晉ノ
人、晋亡ビタル
後、宋ニ仕フル
コトヲ欲セズ。
田園ニ詩ヲ樂ミ
タリ。此ノ記ハ
蓋シ其ノ意ヲ寓
セシ者。

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死乎此、云云。

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

三〇 桃花源記

陶淵明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

晋太元
東晉ノ孝武帝ノ
時ノ年號。
武陵桃源
今ノ湖南省武陵
縣ニ在リト云フ。

阡陌
田間ナドニ縱橫
ニ通ゼル路。
黃髮
老人ノ髮、白ヨ
リ更ニ黄ニ變ズ
ルヲ謂フ。
垂髻
小兒ノ髮ヲ左右
ニ垂シタルヲ謂
フ。



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如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

今是何世
今ハ東晉ナリ。
秦ヨリ前漢、後漢、三國(魏)、西晉ヲ經テ東晉ニ至ル。

劉子驥
名ハ驥之、子驥ハ其ノ字。淵明、周續之ト共ニ潯陽三隱ノ稱アリ。

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於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聞之，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三一 歸去來辭

陶淵明

悟已往之不諫
論語微子篇ニ「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トアリ。

三徑
隱者ノ庭ヲ謂フ。三輔決錄ニ「將闕字元卿，舍中開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游，皆逃名不出」トアリ。

景翳翳
景ハ日光ヲ謂ヒ、影ハ草木等ノ陰影ヲ謂フ。遺ニ忘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颺颺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窓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

歸去來辭

八五

行休
行ハ行ク行クト
讓ム。休ハ死ナ
リ。

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予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三二 飲酒

陶淵明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

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
欲辯已忘言。

三三 責子

陶淵明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
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
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
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
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五男兒
舒傲。宣侯。雍份。
端佚。通佟。

志學
十五歲ヲ云フ。
論語爲政篇ニ
「吾十有五而志
于學」トアリ。

三四 唐太宗論治道

一 西域賈胡

資治通鑑

賈胡 外國ノ商人ナリ。

〔有諸レ有レ之乎〕

受賕 賄賂ヲ受クルナリ。

好忘ニ善忘



唐太宗肖像

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更受賕抵法、與帝王狗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

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爲人所笑也。

二 創業守成孰難

十八史略

帝嘗問侍臣創業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群

干祀而遺烈存
玄化曠而無名神
理幽而靡究故歎
祠和禱若存若

唐太宗書

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

帝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往矣。守成之難

草昧之初 世亂レテ秩序ナキ時ヲ謂フ。

唐太宗書

唐ノ太宗皇帝ノ晋祠銘ノ一部。此ノ碑ハ今山西省ノ太原府ニ在リ。雖地盡三分、而餘風未泯。世移千祀、而遺烈猶存。玄化曠而無名、神理幽而靡究。故歎祠和禱、若存若若。如顯如晦。

方_レ方_レ且

方_レ與_レ諸公慎_レ之。

三 論止盜

資治通鑑

上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外戶不閉
盜賊ノ虞ナキヲ以テ外部ノ戸締ヲセザルナリ。
商旅野宿
商旅ハ四方ヲ行商スル者ナリ。盜賊ナキ故、商品ヲ負ヒタルマ野宿スルナリ。

三五 帥以正

論語

一 政者正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
魯ノ大夫、季孫氏。名ハ肥、康ハ諡ナリ。

孰敢不正
敢不正ト云フハ、不敬正トナリ。

二 不令而行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何如
一何如ト云フハ、如何ト云フナリ。

三 雖賞之不竊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四 君子之德風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

上之風
上ハ尙ナリ、加
フルナリ。

元和
唐ノ憲宗ノ年號。
李翰
天寶ノ末進士ニ
及第シ、文章ヲ
以テ名アリ。張
巡ト交厚シ。
雷萬春
張巡ノ部下ニ在
リシ勇將ナリ。
然レドモ此ノ文
ハ南霽雲ノ誤ナ
ルベシ。下文ニ
南霽雲ノ傳アリ。

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三六 張中丞傳後序 韓退之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尙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

食所愛之肉
巡ハ其ノ愛妾ヲ
殺シ、遠モ亦其
ノ奴ヲ殺シテ士
ニ食ハシメシヲ
謂フ。
蚍蜉
大蟻ナリ。

〔烏有……〕

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

小人^レ之好議論
論語ニ子曰君
子成人之美不
成人之惡小人
人反是トアル
ニ據ル

寧^レ豈

棄城而逆遁

當時ノ論者ニ
「二公當ニ去ッ
テ大郡ニ行キテ
之ヲ守ルベシ」
雖陽ノ小邑ヲ守
リテ自ラ苦シム
ベカラズト曰
フ者アリ。故ニ
併セテ之ヲ論ズ。

比於逆亂

比ハ阿黨スルナ
リ。其ノ行爲ノ
結果ガ逆亂者ニ
黨スルコトトナ
ルナリ。

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レ之好議論、不樂^レ成人之美、如是哉。如^レ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ル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レ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レ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レ一城、捍^レ天下、以^レ千百就盡之卒、戰^レ百萬日滋之師、蔽^レ遮^レ江淮、沮^レ遏^レ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レ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レ二公以^レ死守、亦見^レ其自比於逆亂、設^レ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

汴徐二府

汴ハ今ノ河南省
開封府。節度使
董晉ノ巡官トナ
ル。徐ハ今ノ江
蘇省徐州府。節
度使張建封ノ賓
佐トナル。

雙廟

巡遠二人ノ廟ヲ
睢陽ニ建テ、雙
廟ト號ス。

賀蘭

名ハ進明、時ニ
臨淮ノ太守タリ。

斷一指

雲、賀蘭ニ謂ヒ
テ曰ク「雲既ニ
主將ノ意ヲ達ス
ルコト能ハズ。
請フ一指ヲ留メ
テ、以テ信ヲ示
シ、歸リ報ゼン
ト。」

佛寺浮圖

浮圖ハ塔ナリ。
支那ニハ觀ヲ以
テ造リタル塔多
シ。

泗州

今ノ安徽省泗縣。

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開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

南八
南霽雲、南氏ノ
兄弟、從兄弟、
再從兄弟、族兄
弟中ニテ年齡ノ
第八位ニ在リ、
故ニ南八ト曰フ。

大曆
唐ノ代宗皇帝ノ
年號。
烏江縣
安徽省長江ノ北
岸ニ在リ。
以巡
以ハ疑フラクハ
从ニ作ルベキカ
从ハ從ナリ。

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不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



塔 觀

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

誦
暗誦スルナリ。

僅萬人
僅ハ近ナリ。古
音相通ズ。萬人
ニ近キナリ。

起旋
旋ハ漫便ナリ。

陽陽
自得ノ貌。

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

毫宋
毫ハ今ノ安徽省
毫縣ニシテ宋
ハ今ノ河南省商
邱縣ナリ

靖獻遺言

淺見綱齋ノ著、
漢土ノ忠臣義士
ノ遺言ヲ錄シ、
附スルニ其ノ行
事ヲ以テス。八
卷アリ。

河北
唐ノ時天下ヲ十
道ニ分ツ、河北
道ハ其ノ一ニシ
テ今ノ河北省ナ
リ。分ツテ二十
四郡トナス。
〔曾無…乎〕

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
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毫宋間。或傳嵩有田在毫宋
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
籍云。以上張籍所記。後神。在。ハ。今。ノ。毫。宋。間。に。在。る。田。を。奪。つ。た。武。人。に。對。し。て。州。に。訴。げ。た。が。殺。さ。れ。た。事。と。い。ふ。事。だ。ら。う。

三七 顏真卿

靖獻遺言

一 聞道奏之

真卿字清臣。玄宗朝爲平原太守。初知安祿山將反。因霖雨
修城壕。儲糧秣。祿山既反。牒真卿將兵防河津。真卿遣使聞
道奏之。玄宗始聞河北郡縣皆從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

何狀
猶ホ如何ナル人
ト謂フガ如シ。

東京
洛陽ナリ。

井陘
河北省ノ保定道
ニ在ル要害ニシ
テ關アリ井陘ト
曰ヒ又土門ト
曰フ。

人義士耶。及奏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
真卿又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及召募勇士。諭以舉兵
討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齎先陷東京時。死
節臣李愷。廬奕。蔣清。三人之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真卿執
使。斬以徇。取三首。結芻纒體。棺斂葬之。爲位祭哭。由是諸郡
多殺賊相應。共推真卿爲盟主。

二 杲卿罵賊

時真卿從兄常山太守杲卿亦方起兵討賊。會真卿自平原
遣使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杲卿乃以
謀擒斬賊將等。遂散井陘之敵。解饒陽之圍。於是河北響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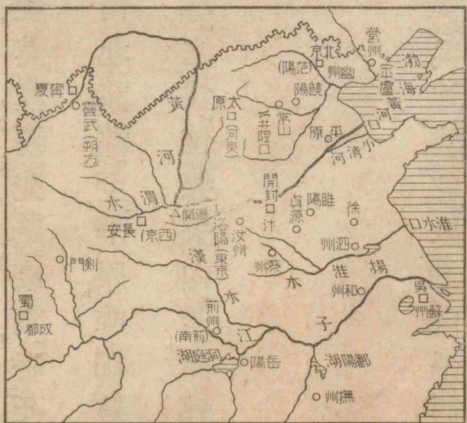
潼關 陝西省華陰縣ニ在リ。華山ニ據リ、黃河ニ臨ミ、洛陽ヨリ長安ニ至ル第一ノ要害地ナリ。

我奏汝爲官 杲卿初メ丹陽ノ戶曹タリ。祿山奏シテ營田判官假常山太守ト爲ス。

三道 平盧・范陽・河東ヲ謂フ。

臊羯狗 北方ノ蕃人ヲ罵ル語。羯ハ北胡ノ一種、臊ハ獸肉ノ臭氣。

凡十七郡、同日皆歸朝廷。祿山方欲攻潼關、聞之不能進而還。時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賊將史思明等、率引兵至城下。杲卿晝夜拒戰、鄰郡守將擁兵不救。糧盡矢竭、城遂陷。賊執杲卿、送祿山。祿山數之曰：我奏汝爲官、何負於汝而反？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縛



丹之 丹ハ肉ヲ剔ツテ其ノ骨ニ至ルヲ謂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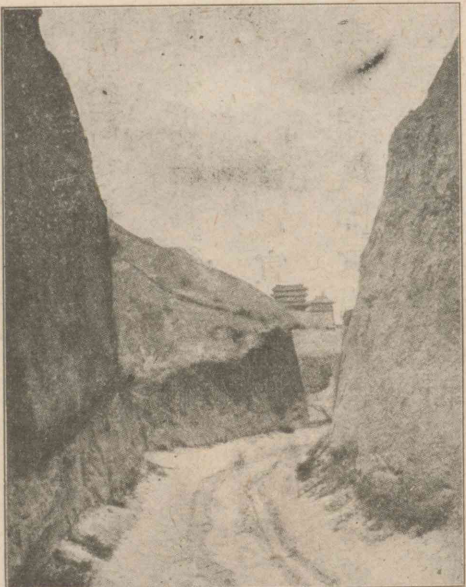
平盧軍 唐時ノ軍區ニシテ青州ニ治シ、淄青登萊ノ四州ヲ管ス。今ノ山東省膠東道ナリ。

靈武 甘肅省靈武縣ノ地。

而丹之比死罵不絕口、賊鉤斷其舌。

三 唐朝再興

眞卿又破賊拔郡、軍聲大振。平盧軍將劉客奴等遣使與眞



卿相聞請自效。眞卿惟一子、纔十餘歲、使踰海詣客奴爲質。軍中固請留之、不從。尋潼關失守、玄宗出奔蜀、而賊遂陷靈武。肅宗

兩京
長安ト洛陽。

加官眞卿并致赦書眞卿卽頒下諸軍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殉國之心益堅未幾廣平王叔郭子儀等收復兩京而李光弼又屢敗史思明等賊勢大衄而唐朝再興焉眞卿復朝爲御史大夫。

四 宣慰希烈

汝州
河南省ノ臨汝縣ノ地

三朝
玄宗・肅宗・代宗ノ三世ナリ。

東都
洛陽ナリ。

李希烈反陷汝州德宗問計於盧杞杞曰誠得儒雅重臣爲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眞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眞其人也眞卿時爲太子太師乃詔遣眞卿宣慰希烈舉朝聞之失色眞卿乘驛至東都留止之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眞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既至

訖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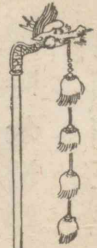
四人
朱滔・田悅・武俊・李納ナリ。
勸進
皇帝ト稱センコトヲ勸ムルナリ。

欲宣詔旨希烈使兵環繞慢罵拔刃擬之眞卿色不變希烈乃麾衆令退就眞卿館逼使上疏雪己眞卿不從眞卿每與諸子書但戒嚴奉家廟恤諸孤訖無他語希烈欲遣眞卿還會降將李元平在座眞卿責之元平慙密言希烈留眞卿不還時朱滔等四人僭王號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希烈示之眞卿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眞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公不自保功業爲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他日四使同在座謂眞卿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眞卿叱曰汝等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且八十官太師知守節而死耳豈

受汝曹誘脅乎。諸賊失色。

五 守節不屈

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庭。云將阬之。真卿怡然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



旌節

希烈乃謝荆南節度使張伯儀。與希烈兵戰。敗。亡其所持旌節。

希烈使人以旌節及首級示真卿。真卿號慟投地。絕而復蘇。自是不復言會。希烈黨周曾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為帥。事洩。曾死。希烈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殞所也。希烈謀稱帝。遣使問儀。真卿

號
李希烈ハ大楚皇
帝ト僭號シタリ。

曰。老夫嘗為禮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希烈遂僭號。遣其將辛景臻謂之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於其庭。真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久之。希烈卒遣人殺真卿。終死焉。年七十七。

一 希烈以兵脅真卿。真卿色不變。希烈乃麾眾令退。將軍將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

二 玄宗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公不自保功業。為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

諸將皆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三 汝等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

希烈曰。四王見推。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

漁陽
安祿山ノ叛地、
河北省密雲縣ノ
西南ニ在リ。

咸京
咸陽ナリ。

明皇
唐ノ玄宗皇帝。

李郭
李光弼ト郭子儀。

常山
常山ノ太守顔杲
卿。

四朝
玄宗・肅宗・代宗・
德宗。

三八 過平原作

文 天 祥

平原太守顏真卿。
 長安天子不知名。
 一朝漁陽動鼙鼓。
 大江以北無堅城。
 公家兄弟奮戈起。
 一十七郡連夏盟。
 賊聞失色分兵還。
 不敢長驅入咸京。
 明皇父子將西狩。
 由是靈武起義兵。
 唐家再造李郭力。
 若論牽制公威靈。
 哀哉常山慘鉤舌。
 心歸朝廷氣不懾。
 崎嶇坎坷不得志。
 出入四朝老忠節。

六百年
顏真卿ヨリ文天
祥ニ至ル六百年
文天祥ヨリ今ニ
至ル又六百五十
年。

晉天福
五代後晉ノ高祖
石敬瑭ノ年號。

乾化
梁ノ太祖朱全忠
ノ年號。

諱彦章
諱彦章
諱彦章

當年幸脫安祿山。
 白首竟陷李希烈。
 希烈安能遽殺公。
 宰相盧杞欺日月。
 亂臣賊子歸何處。
 茫茫煙草中原土。
 公死於今六百年。
 忠精赫赫雷當天。

三九 王彥章畫像記

歐 陽 修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
 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
 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
 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

改訂前より用いたる五五下

莊宗
晉王李克用ノ子
名ハ存勗、父ニ
繼イテ晉王トナ
リ、後帝位ニ即
ス。國ヲ唐ト號
ス。

梁 二主、一姓、朱。
唐 四主、三姓、李、
胡人、王。
晉 二主、一姓、石。
漢 二主、一姓、劉。
周 三主、二姓、郭、
柴。

舊史
宋ノ薛居正等ノ
撰セル五代史ヲ
指ス。
康定
宋ノ仁宗ノ年號。

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汗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

敬翔
梁ノ宰相。
末帝
名ハ友貞、梁ノ
太祖ノ第三子。

保嬰
親兵ナリ。猶ホ
我ガ近衛兵ノ如
シ。
中都
今ノ山東省汶上
縣ニアリ。

最一巻に
九一書た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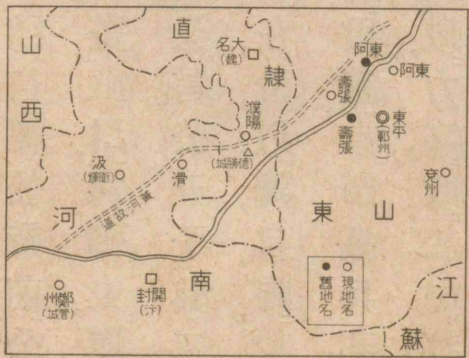
戦いの形を
上す。

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嬰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

在魏
魏ハ州ノ名、今
ノ河北省大名府
元城縣ニ在リ。

元昊反
宋仁宗ノ景祐元
年西夏ノ趙元昊
反シ後屢、入寇
ス。

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
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
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
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
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
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
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
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
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
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



後二年
慶曆二年ナリ。
歐陽、滑州ニ通
判タリ。

隱隱
分明ナラザル貌。

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
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
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
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
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當時
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
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
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
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
也。而予猶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

所得者
上文「公之孫容
所錄家傳」ヲ
指ス。

尙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
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
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

伶官
樂官ナリ。

晉王

莊宗ノ父李克用
唐ニ仕ヘテ晉王
ニ封ゼラル。

燕王

北方ノ胡・鮮卑
人ノ建テシ國
當時ノ王ハ劉守
光。

契丹

東北方ノ胡人ノ
國名。後遼ト號
ス。當時阿保機
其ノ主タリ。

四〇 伶官傳敘論

歐陽修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
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
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
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

一夫夜呼
一夫ハ張破敗ヲ
指ス。

本原

書曰
書經大禹謨ノ篇
ナリ。

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
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
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繫燕
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
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
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
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
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
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
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

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四一 豐樂亭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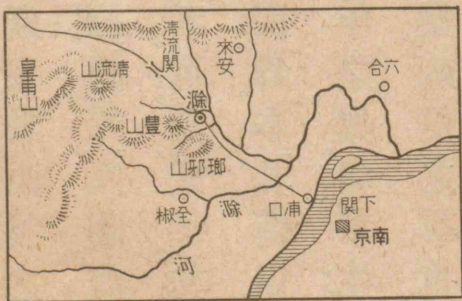
歐陽修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滂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

修既治滁

仁宗ノ慶曆五年、歐陽修左遷セラレテ滁州ニ守タリ。明年此ノ記ヲ作ル。滁ハ今ノ安徽省滁縣。太祖嘗云云。宋ノ太祖趙匡胤周ノ將トナリ南唐ヲ伐ツ。唐主李景兵ヲ遣シテ之ヲ拒ギ。其ノ將皇甫暉ヲ姚鳳、清流關ヲ保ス。匡胤之ヲ襲ヒ二將ヲ擒ニス。

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



聖人
宋ノ太祖皇帝ヲ指ス。
剗削
剗モ削モ風雨ニ削リ取ラレタルヲ謂フ。

刻露清秀
刻露ハ峭刻早露
ナリ。木葉悉ク
落チ山貌露ル
ヲ謂フ。清秀ハ
清爽秀麗ナリ。
此ノ一句秋ノ景
色ノ瀟洒ナルヲ
謂フ。

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
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
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於山谷之
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
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
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
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
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
遂書以名其亭焉。

四二 醉翁亭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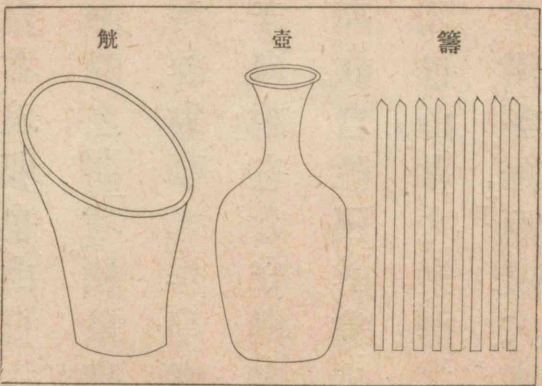
歐陽修

琅琊
琅琊ニモ作ル。
晉吳ヲ伐チ、晉
ノ山ニ駐ム。因
テ名ケラル。瑯
琊溪アリ、源兩
峯ノ間ヨリ出ツ。
之ヲ醴泉ト謂フ。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
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
兩峰之間者、醴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
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僊也。名之者誰、太
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
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
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
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
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

者、山閒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

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誼譁者、衆賓歡也。蒼顏白髮、頽乎其中、閒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



攜二携

野蔌
蔌ハ菜ナリ、野
菜ヲ謂フ。

觥籌

觥ハ酒爵ナリ、
籌ハ射及ビ弈ノ
勝敗ノ數ヲ記ス
ル爲ニ壺ニ投ズ
ル竹ノ棒ナリ。
敗者ハ罰杯トシ
テ觥ニテ酒ヲ飲
マサル、ナリ。

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四三 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東坡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

慶曆 宋ノ仁宗ノ年號。
石守道 名ハ介、時ニ國子直講タリ。
十一人 章得象・晏殊・賈昌朝・杜衍・富弼・范仲淹・韓琦・歐陽修・余靖・蔡襄・王素。

嘉祐
仁宗ノ年號。

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
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
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



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
總
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
角
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

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
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
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

許
州ノ名今ノ河
南省許昌縣。
范仲淹 文正公

純祐 字大成
純仁 字堯夫
純禮 字彝叟
純粹 字德孺

徐
州ノ名今ノ江
蘇省銅山縣。

自以自以爲

伯樂

規
謀畫スルナリ。

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稿見屬爲序又十
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
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
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
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
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
仲樂毅之流其王伯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
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
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
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

天聖
仁宗ノ年號。
太夫人憂
母ノ喪ナリ。

孔子曰
論語憲問篇ニ
子曰、有德者必
有言、有言者
不必有德。
又曰
禮記禮器篇ニ
我戰則克、祭則
受福。

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
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
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
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
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
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饑渴
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
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
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
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

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

四四 袁州州學記

李 泰 伯

李泰伯
名ハ觀、泰伯ハ
其ノ字ナリ。宋
ノ肝江ノ人、經
史ニ通ジ、又文
章ヲ以テ名ヲ知
ラル。
袁州
今ノ江西省宜春
縣。
皇帝二十有三年
宋ノ仁宗ノ慶曆
五年ナリ。
三十有二年
至和元年ナリ。
祖君無擇
祖ハ姓、無擇ハ
名。
夫子
孔子ヲ謂フ。
州廳ノ在ル所ヲ
謂フ。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
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
連數城、亡誦絃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
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
懼、人才放失、儒效闕疎、亡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川陳
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愜隘不足改、
爲廼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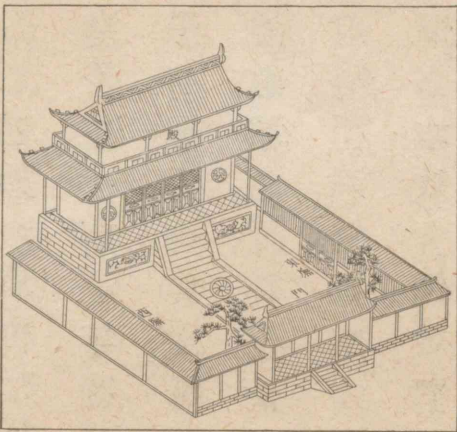
舍菜
釋菜ニ同シ。孔子ヲ祭ルノ名。

四代
虞・夏・殷・周。

六國
山東ノ諸侯。韓・魏・齊・楚・燕・趙。

劉氏
漢ノ高祖劉邦。

世祖
東漢ノ光武皇帝。草茅危言。野ニ在リテ正言スル者。東漢ノ清議ノ士。李膺・杜密・范滂等ヲ指ス。



門廡黝聖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觀諗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塵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

聖神
仁宗皇帝ヲ指ス。

賢君
祖無擇ヲ指ス。庠序
皆學校ノ名。

子夏
孔子ノ弟子。姓ハト。名ハ商。

命而釋兵。群雄相見。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入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爲國者之憂。

四五 教學

論

語

一 賢賢易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二 就有道而正焉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三 學如不及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四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五 學而不思則罔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六 溫故知新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故
以前ニ學ビシ所
ヲ繰返シテ思フ
ヲ謂フ。

四六 學問之道

孟

子

一 求其放心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二 指不若人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

無名之指
手ノ第四指。事
ヲ爲スニ用ナシ。
故ニ名ナシ。

信仲

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三 有本者如是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四 一日暴之

孟子曰、無惑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

王 齊王ナリ。

過情 事實ニ過ギタルナリ。

徐子 徐辟、孟子ノ弟子ナリ。
原泉 源有ル水ヲ謂フ。

暴 日光ニ照スナリ。

弈 圍棋ナリ。

數 技ナリ。

弈秋 弈ヲ善クスル者名ハ秋ナリ。

〔唯弈秋之爲聽〕

繳 矢ニ糸ヲツケテ射ルコト。イダルミ。

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夫書有可讀、有不可讀。有真僞、有雅俗。有佳惡、醇疵之不同。學者不此之問、而惟汎焉涉獵之務、可謂徒勞無功矣。

荀子
周ノ荀卿撰、廿
卷アリ。其ノ書
ノ大旨ハ禮ヲ崇
ビ學ヲ勸メ、周
公孔子ノ教ヲ明
ニスルニ在リ。

槁暴
槁ハ枯ナリ。暴
ハ乾ナリ。

于越夷貊
越ト貊トナリ。
于夷ハ共ニ發聲。
同聲
啼聲同ジキヲ謂
フ。

四七 勸學

荀子

一 學不可以已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輒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輒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于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

二 善假於物

跛而望
足ヲツマダテテ
遠キヲ望ムナリ。

蒙鳩
鷓鴣(ミソサザ
イ)ナリ。

葦苕
葦ノ穂ナリ。

蘭槐
香草ナリ。

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跛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

澗 澗

芷其漸之澗。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三 駑馬十駕

頭歩
頭ハ趾ニ同ジ、
半歩ナリ。左右
ノ足交ミ出ヅル
ヲ歩トナス。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神明自得。聖心備焉。故不積頭歩。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則亦及之。功在不舍。鍤而舍之。朽木不折。鍤而不舍。金石可鏤。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八跪而二螯。非蛇蟻之穴。無所寄託。

八跪
跪ハ蟹ノ足ヲ謂
フ。八本アリ。

冥冥惛
皆專默精誠ノ謂
ナリ。

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

四八 送東陽馬生序

宋

濂

宋濂
字ハ景濂、潛溪
ト號ス、明初ノ
人。學問文章開
國儒臣ノ首タリ。
文憲ト諡セラシ。

予幼時。即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予。予因得遍觀群書。既加冠。益慕聖賢之道。又患無碩師名人。與遊。嘗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填其室。未嘗稍降辭。

〔弗之怠〕不レ怠
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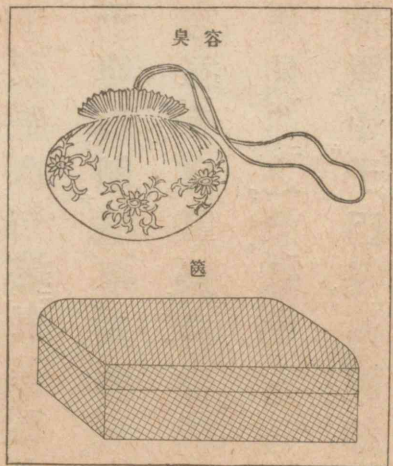
加冠
年二十ヲ弱冠ト
曰ヒ、冠ヲ加フ。

負篋
書物ヲ入ル、箱
長クシテ四角ナ
リ、遊學スル者
ハ必ズ負ウテ行
ク。

破裂
靴音「クシ」ア
カギレナリ。

賤人
侍女ナリ。
逆旅
旅館ヲ謂フ。
享饗
享スルナリ。
容臭
香物ヲ入ル、囊
ナリ。

色予立侍左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俟其忻悅、則又



請焉。故予雖愚、卒獲有所聞。當予之從師也、負篋曳屐、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勁、不

能動。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備容臭、燁然若

備顧問

天子ヨリ政治教
育等ニ關シ諮問
ヲ受ケ、之ニ奉
答スルナリ。
縣官
朝廷ヲ云フ。
廩稍之供
廩ハ穀物ノ倉庫、
稍ハ官吏ニ月俸
トシテ廩米ヲ供
スルナリ。
犇
犇ニ奔。

神人。予則緼袍敝衣、處其閒、略無慕艷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蓋予之勤且艱若此。今雖耄老、未有所成、猶幸預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後、日侍坐備顧問、四海亦謬稱其氏名。況才之過於予者乎。今諸生學於太學、縣官日有廩稍之供、父母歲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廈之下、而誦詩書、無犇走之勞矣。有司業博士、爲之師、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于此。不必若予之手錄、假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之卑、則心不若予之專耳。

東陽 今浙江省金華道ニ在リ。
鄉人 宋濂ハ浙江省浦江ノ人。
長書 長文章ナリ。

〔謂予勉鄉人以學者予之志也〕
夸誇 誇。

豈他人之過哉。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予朝京師、生以鄉人子謁予、撰長書以爲贊。辭甚暢達、與之論辯、言和而色夷。自謂少時用心於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爲學之難以告之。謂予勉鄉人以學者、予之志也。詆我夸際遇之盛、而驕鄉人者、豈知予者哉。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賴山陽常語人曰、謂我才子、未悉我者也。謂我能刻苦者、眞知我者也。

四九 好學

論

語

一 不恥惡衣惡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二 不改其樂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三 祿在其中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鋤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回 顏回ナリ。孔子ノ高弟。

由
孔子ノ弟子子路
ノ名、姓ハ仲ト
曰フ。

四 衣敝緼袍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歟。

五〇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東坡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
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
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
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
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
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

五穀
黍稷稻粱麥
六材
六工(土工・金
工・石工・木工・
獸工・草工)ノ用
フル所ノ材料ヲ
謂フ。

柱下史
圖書ヲ掌ル官。
聃
老子ノ名。

韓宣子
晉ノ大夫。
季札
吳王壽夢ノ季
子。

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
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
墳五典八索九邱。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蓋無幾
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
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
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
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
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
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
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

李公擇 名ハ常、公擇ハ其ノ字ナリ。
廬山 江西省九江ノ南ニ在リ、山水秀麗、天下ノ絶景ト稱セラル。

自如、自若。

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菴之僧舍。公



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以涉其流、探其

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

來者 後人ト謂フガ如シ。

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白樂天 名ハ居易、樂天ハ其ノ字ナリ。唐代ノ大詩人。匡廬 廬山ノ異稱。元和 唐ノ憲宗ノ年號。

五一 題草堂東壁

白樂天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北峯曰香爐峯、峯北寺曰遺愛寺。介峯寺閑、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

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
面峰腋寺作爲草堂明年春初成。

日高睡足猶慵起

小閣重衾不怕寒。

遺愛寺鐘欵枕聽

香爐峰雪撥簾看。

匡廬便是逃名地。

司馬仍爲送老官。

心泰身寧是歸處。

故鄉何獨在長安。

司馬
白樂天當時江州
ノ司馬タリ。

五二 琵琶行

白樂天

潯陽江頭夜送客

楓葉荻花秋瑟瑟。

主人下馬客在船

舉酒欲飲無管絃。

瑟瑟
風ノ聲ノ形容。
主人
白樂天自ラ云
フ。

醉不成歡慘將別

別時茫茫江浸月。

忽聞水上琵琶聲。

主人忘歸客不發。

尋聲暗問彈者誰。

琵琶聲停欲語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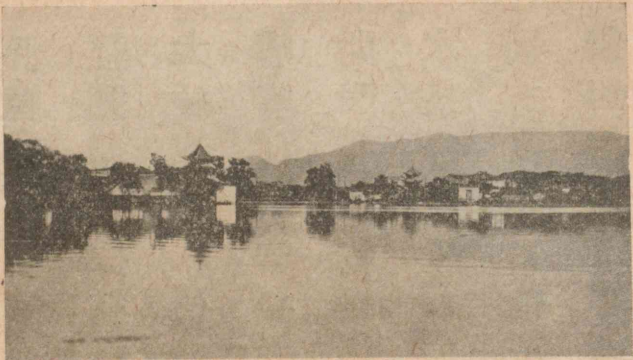
移船相近邀相見。

添酒回燈重開宴。

千呼萬喚始出來。

猶抱琵琶半遮面。

未成曲調先有情。



江陽潯

轉軸撥絃三兩聲。

撥絃
撥ニテ絲ヲ撞鳴
ラス。調子ヲ合
スル爲ナリ。

信手
信ハ「マカス」
ト訓ズ。
霓裳、六么
共ニ琵琶ノ曲名。

閒關
鳥ノ和鳴ノ聲。

心ニ胸

絃絃掩抑聲聲思。
低眉信手續續彈。
輕攏慢撚抹復挑。
大絃嘈嘈如急雨。
嘈嘈切切錯雜彈。
閒關鶯語花底滑。
水泉冷澁絃凝絕。
別有幽愁暗恨生。
銀餅乍破水漿迸。
曲終收撥當心畫。

似訴平生不得志。
說盡心中無限事。
初爲霓裳後六么。
小絃切切如私語。
大珠小珠落玉盤。
幽咽泉流水下灘。
凝絕不通聲暫歇。
此時無聲勝有聲。
鐵騎突出刀鎗鳴。
四絃一聲如裂帛。

蝦蟇陵

長安城ノ東南ニ
在リ。妓女ヲ多
ク出ス處。

教坊

唐ノ玄宗ノ開元
二年、京師ニ左
右京坊ヲ置キ、
俳優雜劇ヲ掌ラ
シム。

善才

曹善才ト曰ヒ、
古ノ琵琶ヲ善ク
セシ人、轉ジテ
汎ク曲師ノ稱ト
ナ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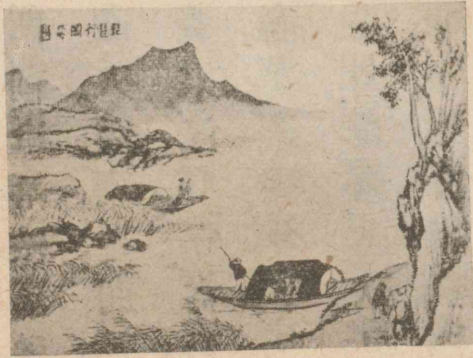
秋娘

姓ハ杜、金陵ノ
名妓、李錡ノ妾
ト爲ル。

五陵

長安ニ在ル漢ノ
五帝ノ陵、此ノ
地富豪ノ者多シ。

東船西舫悄無言。
沈吟收撥插絃中。



五陵年少爭纏頭。
鈿頭銀篋擊節碎。

唯見江心秋月白。
整頓衣裳起斂容。
自言本是京城女。
家在蝦蟇陵下住。
十三學得琵琶成。
名屬教坊第一部。
曲罷常教善才服。
粧成每被秋娘妬。
一曲紅綃不知數。
血色羅裙翻酒污。

浮梁 今江西省浮梁縣。茶ヲ産ス。
 江口 滄浦江口ナリ。
 闌干 淚ノ盛ニ出ル貌。
 唧唧 蟲ノ聲、借リテ歎息ノ意ニ用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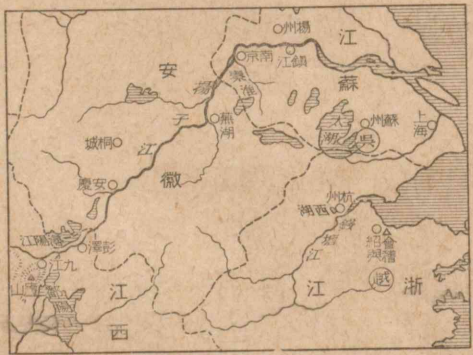
今年歡笑復明年。
 弟走從軍阿姨死。
 門前冷落鞍馬稀。
 商人重利輕別離。
 去來江口守空船。
 夜深忽夢少年事。
 我聞琵琶已歎息。
 同是天涯淪落人。
 我從去年辭帝京。
 潯陽地僻無音樂。

秋月春風等閑度。
 暮去朝來顏色故。
 老大嫁作商人婦。
 前月浮梁買茶去。
 遶船明月江水寒。
 夢啼妝淚紅闌干。
 又聞此語重唧唧。
 相逢何必曾相識。
 謫居臥病潯陽城。
 終歲不聞絲竹聲。

嘯啞啞嘶 琴笛等ノ音ノ喧シキコト。啞嘶ハ鳥ノ喧シク鳴ク聲、轉ジテ汎ク聲ノ喧シキニ用フ。

住近潯江地低濕。
 其間旦暮聞何物。
 春江花朝秋月夜。
 往往取酒還獨傾。
 豈無山歌與村笛。
 嘯啞啞嘶難爲聽。
 今夜聞君琵琶語。
 如聽仙樂耳暫明。
 莫辭更坐彈一曲。
 感我此言良久立。

黃蘆苦竹繞宅生。
 杜鵑啼血猿哀鳴。



爲君翻作琵琶行。
 卻坐促絃絃轉急。

淒淒不似向前聲。
就中泣下誰最多。

滿座重聞皆掩泣。
江州司馬青衫濕。

南朝
吳晉宋齊梁陳ノ
六代ハ江南ノ南
京ニ都シタリノ
之ヲ南朝ト謂ヒ
其ノ時代ヲ六朝
時代ト謂フ。

杜 歐陽 牧

五三 江南春
千里鶯啼綠映紅。
南朝四百八十寺。

水村山郭酒旗風。
多少樓臺烟雨中。

朱雀橋
南京ノ淮水ニ架
セル橋ノ名。

劉禹錫 修陽 臨

五四 烏衣巷

劉 禹 錫

朱雀橋邊野草花。
舊時王謝堂前燕。

烏衣巷口夕陽斜。
飛入尋常百姓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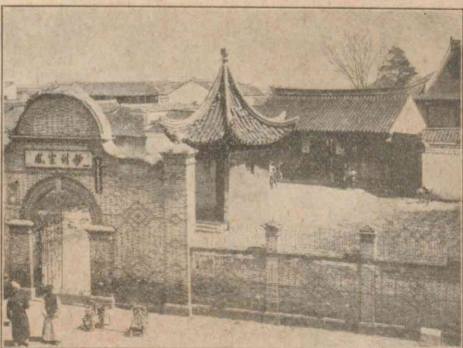
舊時
晉ノ時代ヲ指ス。
當時王導・謝安
ノ二家ハ名家ト
シテ世ニ貴バレ
其ノ子弟皆黑衣
ヲ著ケタリ。故
ニ其ノ街ヲ烏衣
巷ト稱シタリ。

楓橋
蘇州城外ニ在リ
シ。寒山寺ニ近

姑蘇城
春秋ノ時吳王
闔廬ノ築キシ所
ニシテ、其ノ子
夫差此ニ死ス。
城址ハ今猶存セ

覽古 懷古

吳王宮裏人
吳王ノ愛セシ
西施ヲ始メトシ
テ、當時ノ多ク
ノ美女ヲ指ス。



寒 山 寺

五五 楓橋夜泊

張 繼

月落烏啼霜滿天。
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

五六 蘇臺覽古

李 白

舊苑荒臺楊柳新。
菱歌清唱不勝春。
只今惟有西江月。
曾照吳王宮裏人。

越中
越ノ都ヲ謂フ。
浙江省ノ會稽ニ
其ノ城址アリ。

五七 越中懷古

李 白

越王勾踐破吳歸。
義士還家盡錦衣。
宮女如花滿春殿。
只今惟有鷓鴣飛。



鷓鴣

邵長蘅
字ヘ子湘、青門
ト號ス、清初ノ
人、詩古文辭ヲ
善クス。
家學士
長蘅ノ兄戒菴、
當時侍讀學士タ
リ。

五八 夜遊孤山記

邵 長 蘅

余至湖上、寓輞川、四可樓、已半月。輞川者、家學士兄
戒菴別業也。樓面孤山。暑甚、未能往。七夕後五日、雨

激激
激ハ清ナリ、
激ハ澄ナリ。

林處士
名ハ逋、宋ノ眞
宗ノ時ノ人、孤
山ニ居ルコトニ
十年、性恬淡ニ
シテ榮利ニ趨フ
ズ。喜ンデ詩ヲ
爲ル。天聖六年
卒。謚ヲ賜ヒ
テ和靖先生ト曰
フ。
陸宣公
名ハ贄。唐ノ忠
臣。德宗ニ仕ヘ
諫爭シ、當時ノ
制詔ハ皆公ノ草
定セシ所ナリト
云フ。宣公ト謚
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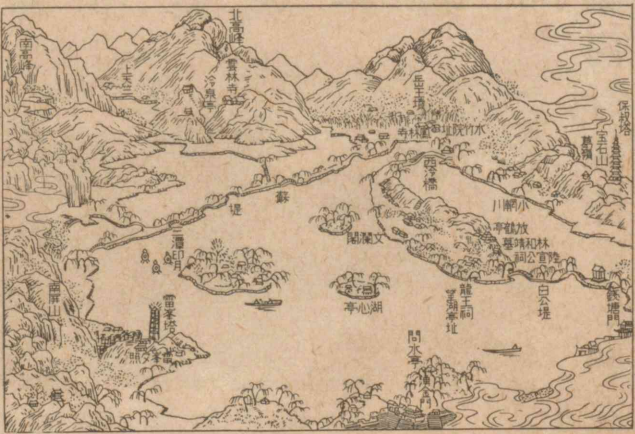
過微涼、環湖峯巒、皆空翠如新沐。望明月上、東南最
高峯、與波溶漾、湖碧天青、萬象
激激、余遊興躍然。偕學士呼小
艇、渡孤山、麓從一奚童、登放鶴
亭、徘徊林處士墓下。已舍艇、取
徑沮洳間、至望湖亭。凭檻四眺、
則湖圓如鏡、兩高南屏、諸峯迴
合如大環。蓋亭適踞湖山之中、
於月夜尤勝。亭廢、今爲龍王祠。西行過陸宣公祠。左
右有居人數十家。燈火隱見林薄。竝湖行二里許、足



孤山ノ放鶴亭

賈似道
 宋ノ理宗・度宗ノ相トナリ、國政ヲ專ニシ、正人端士ヲ貶シ、宋朝滅亡ノ端ヲ開ク。
 臨安志ナリ。
 蘇堤
 蘇東坡ノ築ク所ナリ。

小疲。坐西冷橋，石闌。學士指點，語余曰：宋賈似道後，樂園廢址，在今葛嶺。又記稱水竹院，在西冷橋南。左挾孤山，右帶蘇隄。當卽此地。嗟乎，嵐影湖光，今不異昔。而當時勢燄之赫奕，妖冶歌舞亭榭之侈麗，今皆亡。有既已蕩爲寒煙矣。而舉其姓名，三尺童子，猶欲唾之。而林逋一布衣，垂六百餘年，遺蹟顧至今尚存，何耶？相與慨歎久之。



孤山來，經僧舍六七。梵唄寂然。惟鳳林寺聞鐘聲，寥寥也。作記以游之明日。

五九 岳飛

續通鑑綱目

一 大破金人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而有神力，善挽強弓，能左右射。高宗朝，仕爲湖北京西宣撫使。時宋逼於金，中原之地大半淪沒。朝臣恐懼，多主和議。金人立宋降人劉豫爲帝，以主中國。飛慨然曰：金人此舉，欲荼毒中國，以中國攻中國也。遂以恢

續通鑑綱目
 明ノ商輅等ノ編、宋ノ太祖ヨリ元ノ順帝ニ至ル歴史ニシテ、二十七卷アリ。
 相州湯陰
 河南省彰德府ニ屬ス。
 左氏春秋
 春秋左氏傳トモ單ニ左傳トモ曰フ。魯ノ史官左丘明ノ著。
 孫吳兵法
 古ノ兵法家孫武ト吳起ノ著セル兵法書。孫子・吳子ト曰フ。

紹興
南宋ノ高宗ノ年
號。

札
書付ナリ。上古
紙ナク木札ニ書
シタリ。故ニ札
ト曰フ。

子雲
雲ハ飛ノ養子、
勇ニシテ屢奇
功ヲ立ツ、死ス
ル時年二十三。

復爲己任、不肯附和議。紹興十年、金太子兀朮侵宋。帝詔飛馳援。且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飛善用兵。先是數破金兵、金人憚之。至是分遣諸將、經略要害。飛自以其軍長驅。諸軍所至皆捷。大復河南諸州。兀朮曰：諸將易與、獨飛不可當。欲竭其師、併力一戰。飛聞之曰：金人技窮矣。乃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來迫。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敵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戰。飛戒步卒曰：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

二 以岳爲號

兩河
河南・河北ノ諸
州ナリ。

方リ方且

十二金字牌
牌ハ詔命ヲ傳フ
ル者ノ執ツテ以
テ信ト爲ス所ノ
札ヲ謂フ。金字

是時梁興亦會兩河豪傑、累敗金人。復河北諸州。金人益恐。飛進軍、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豪傑、皆興兵與官軍會。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既而金將韓常等皆率所部內附。飛大喜。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與金爲和。諷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令張俊等先歸。而後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乃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

牌ハ朱塗ノ木牌ニ黄金ノ字ヲ記セル者ニシテ非常時ニ用フ。此ノ牌ヲ以テ驛傳ニ乗ルヲ急脚遞ト謂ヒ、之ヲ望ム者皆路ヲ避ク日ニ行クコト五百餘里。十二ハ其ノ回数ナ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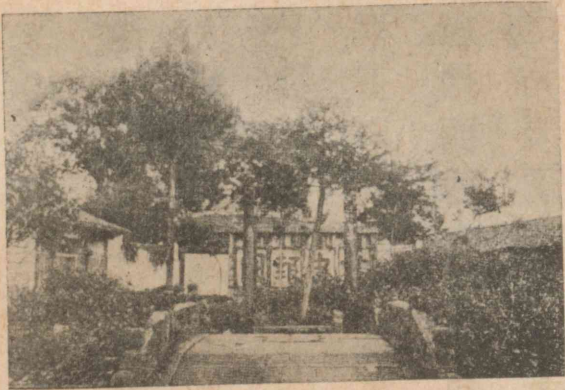
旋便

之力廢于一日。乃令將士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

三 盡忠報國

兀朮將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飛且退矣。兀朮曰。岳飛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岳飛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不去。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入于金。十一年。金人分道渡淮。帝趣飛應援。時飛方苦寒。勅力疾而行。飛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兀朮遣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故檜力謀殺之。乃與張俊

鞫 音キク。囚人ヲ訊問スルナリ。



岳飛廟

謀鍛鍊構成飛罪。矯詔召飛父子。使者至。飛第。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獄。檜命。中丞何鑄等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寃。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爲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郎報飛死矣。年三十九。

胡銓 字ハ邦衡、澹庵ト號ス。宋ノ廬陵ノ人。紹興八年高宗秦檜ノ議ニ從ヒ金ト和ヲ議ス。澹庵此ノ封事ヲ上ル。高宗怒リテ之ヲ貶竄セリ。

王倫 字ハ正道、莘縣ノ人。家貧シクシテ行無シ、任俠ヲ以テ、京洛ノ間ニ往來シ、數、法ヲ犯シテ免ル。建炎元年、金國通問使ニ充テラレ、金ニ使シテ歸リ、八年再ビ金國ニ使ス。宰相秦檜ナリ。

劉豫 景州阜城ノ人。宣和六年金人南侵セシトキ、劉豫官ヲ棄テテ難ヲ避ケ。建炎七年金人豫ヲ册シテ皇帝ト爲シ、大齊ト號ス。後八年ニシテ廢セラル。

六〇 上高宗封事

胡銓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鑑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汗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袵。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之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

無厭 厭ハ壓ニ同ジ。滿足スルコト無キヲ謂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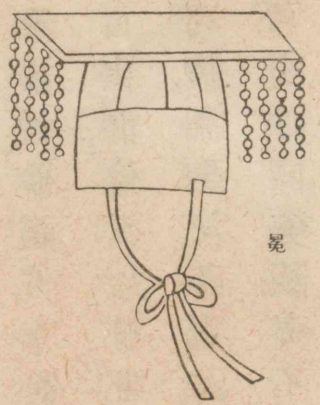
梓宮 宋ノ徽宗皇帝ノ柩ナリ。徽宗金ニ崩ズ。

太后 高宗ノ母章太后ナリ。拘ハレテ金ニアリ。

淵聖 高宗ノ兄欽宗ナリ。欽宗亦拘ハレテ金ニアリ。

高宗即位シ、遙ニ尊號ヲ奉リテ孝慈淵聖皇帝ト曰フ。

變故 金人大舉シテ宋ヲ侵シ、汴京ヲ取ル、之ヲ靖康ノ變ト謂フ。



位、爲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汗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袵。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之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

開關海道
建炎三年、金兵
楊州ニ至ル、高
宗之ヲ避ケ海ニ
航シ、定海縣ニ
次シ、又温州港
口ニ泊セシヲ言
フ。
僞豫入寇
紹興元年、劉豫
入寇シ、同三年
豫又李成ヲ遣シ
テ襄陽ヲ侵ス。
岳飛等擊チテ之
ヲ卻ク。六年、
豫又兵ヲ淮陽ニ
聚ム。韓世忠兵
ヲ引イテ急ニ之
ヲ圍ム。

誰不以此昭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僞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大息也。向者陛下開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

穹廬

穹ハ天空ノ形、
屋根ノ中高ク四
邊下垂セル天幕
張リノ住居ヲ穹
廬ト謂フ。蒙古
方面ノ風俗。

魯仲連

戰國時代ノ齊人。
諸侯ニ仕ヘズ。四
方ニ遊説ス。諸
侯秦ヲ帝トセン
トスルヲ聞キ、
極力之ニ反對シ、
テ曰ク、彼秦者
棄禮儀而上
首功之國也。彼
即肆然而爲帝。
則連有蹈東海
而死耳ト。

石晉

石敬瑭契丹ニ仕
ヘ臣ト稱シ、其
ノ兵ヲ借リテ遼
ニ後唐ヲ滅シ、
立チテ帝トナリ、
國ヲ晉ト號ス。

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

孔子曰
論語憲問篇二出

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非狼狽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

備員樞屬
紹興五年胡銓樞密院編修官ニ敍セラル。
不與共戴天
禮記曲禮ニ「父母之讎弗與共戴天」トアリ。
竿葉街
竿ハ竿頭ニ鼻スルナリ。葉街ハ蠻夷ノ居留地。此ニ鼻シテ金人ニ示サントスルナリ。

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邪？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葉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光秀蔑棄浩恩，敢行大逆。秀吉義不與俱戴天。
藺相如曰：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
韓愈雜說曰：千里之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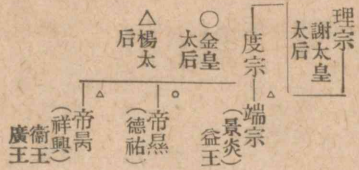
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

六一 文天祥

靖獻遺言

一 社稷猶可保

德祐初，元兵已渡江，勢日迫矣。勤王詔下，重臣宿將，率縮頸駭汗。文天祥時知贛州，慨然發郡中豪傑，提孤兵獨赴。其友止之曰：「是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既至，上疏言抗敵之



臨安
浙江省杭州，宋
ハ南渡以後此
都ス。

三宮
德祐帝及謝太皇
太后ト金皇太后
ナリ。
度宗二子
益王昀 廣王昀
ナリ。

策。時議以爲迂闊，不報。已而諸路州縣屠陷降遁相繼，而元兵既至臨安北關矣。天祥又請帥衆背城一戰，右丞相陳宜中不聽。遂白太皇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奉傳國璽以降元。元將伯顏受之，而欲執政，來面議。而宜中先已夜遁。太后乃以天祥爲右丞相，使往。天祥辭官不拜，遂挺身奉命。如元軍，與伯顏抗議爭辯。伯顏大怒，拘之，使北尋伯顏入臨安城，取三宮北去。而度宗二子留在浙東。天祥尙欲奉之以圖恢復。及至鎮江，得聞夜潛脫東汎海，以求二王。時益王已卽位於福州，而天祥遂至矣。卽以爲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司馬，招豪傑募兵士，開府經略，以規進取。連敗元軍，復數州縣。而

助勳
集一成

一旅一成
旅ハ五百人。成
ハ方十里。夏強
臣ノ奪フ所ト爲
ル者四十年、其
ノ後少康、田一
成、衆一旅アリ。
夏ノ舊臣ニ因リ
テ兵ヲ擧ゲテ賊
ヲ滅シ萬ノ績ヲ
復セリ。

諸路將帥亦屢報捷，軍勢稍振。大勛垂集，而興國之戰不利，我兵盡潰。天祥尙收拾散亡，以謀後舉。而未幾，端宗亦崩。丞相陸秀夫曰：度宗一子尙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年八歲，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歿。長子復亡，而家屬皆盡。大勢已不可支。天祥尙會諸將討劇盜，而殘賊又導元兵來，倉猝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尋厓山戰敗，宋亡矣。



二 自盡其心

事今
今ハ元ノ朝廷ヲ
指ス。

夷齊
伯夷・叔齊ナリ。

赴燕
燕ハ今ノ北平ナ
リ。元ハ當時燕
京ニ都セリ。

於是弘範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又曰：國已亡矣，殺身以忠，誰復書之？天祥曰：商非不亡，夷齊自不食周粟，人臣自盡其心，豈論書與不書？弘範爲改容，乃遣使護送赴燕。既至，元丞相博羅等見天祥，天祥入長揖，欲使跪之。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禮，可贅跪乎？博羅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項，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與之抗言。博羅曰：自古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

在廣
時二天祥ノ母ハ
廣東ニ在リタリ。

懷・愍
漢主劉聰洛陽ヲ
陷レ、晉ノ懷帝
ヲ執ヘテ平陽ニ
送ル。愍帝繼ギ
テ長安ニ即位ス、
漢亦長安ニ逼ル。
帝降ル。元帝都
ヲ建業ニ立ツ。



文天祥廟

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一王不以

徽欽
金兵宋ヲ侵シテ
汴京ヲ陷レ、徽
宗・欽宗ノ二帝
ヲ執ヘテ北ニ歸
ル。高宗南京ニ
遁レテ即位ス。

柴市
北平城ノ安定門
内ニアリ。

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尙可謂不正。登極于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后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爲解。天祥曰、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元主不可、乃囚之。天祥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作正氣歌以述己志焉。遂見殺於都城之柴市。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南向再拜死。

孔曰成仁
論語衛靈公篇ニ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トアリ
孟子取義
孟子告子篇ニ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トアリ

太史簡
齊ノ崔杼其ノ君ヲ弑ス。太史、崔杼弑其君トト書ス。
董狐筆
晉ノ趙穿靈公ヲ弑ス。大夫趙盾之ヲ誅セザルヲ以テ、太史董狐「趙盾、弑其君トト書シタリ。君トト書シタリ。」ト書シタリ。
嚴將軍頭
嚴顏張飛ニ擒ニセラレ、自ラ斷頭將軍ト稱シ、遂ニ屈セズ。

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六二 正氣歌

文 天 祥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
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
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廷。
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
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
爲顏常山舌。下則爲河嶽。
沛乎塞蒼溟。時窮節乃見。
在晉董狐筆。在嚴將軍頭。

嵇侍中血
嵇紹晉ノ惠帝ニ侍中タリ。賊至ル。紹身ヲ以テ帝ヲ衛リ、血帝ノ衣ニ濺グ。
張睢陽齒
張巡睢陽ヲ守リ、戰フ毎ニ大呼シ、皆裂ケ齒碎ク。死セシ時、其ノ齒存セシモノ僅ニ三四。
遼東帽
漢魏ノ際、管寧遼東ニ居ル。魏ノ徵ニ應ゼズ、常ニ皂帽ヲ着ケタリ。
渡江楫
東晉ノ祖逖、江ヲ渡リ中流ニシテ楫ヲ擊チ、必ズ中原ヲ清メント誓ヘリ。
擊賊笏
唐ノ朱泚叛ス、段秀實之ヲ罵リ、笏ヲ以テ泚ノ額ヲ擊チタリ。
充塞スルナリ。

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
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
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
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
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
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
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
求之不可得。陰房闐鬼火。春院闕天黑。
牛驥同一皁。鷄栖鳳凰食。一朝蒙霧露。

陽九 厄運ヲ謂フ。
 楚囚 自ラ比シテ謂フ。
 鼎鑊 人ヲ煮殺ス刑器。
 卓 櫃ナリ、馬ノカヒバ桶。
 溝中瘠 行キ仕レテ溝中ニ棄テラレ瘠セタル死屍。
 診 人ヲ病ニ罹ラシムル惡氣ナリ。

分作溝中瘠。如此再暑寒。百疹自辟易。
 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佗繆巧。
 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
 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
 典刑在宿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方苞 望溪ト號ス。安徽桐城ノ人。清初ノ文章家。
 左忠毅公 名ハ光斗、忠毅ハ其ノ諡ナリ。明末節義ノ士。

六三 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卽解貂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

史可法 明末ノ忠臣、人或ハ以テ宋ノ文天祥ニ比ス。
 廠獄 明代ニ勅命ニヨリテ捕ヘラレタル罪人ヲ收容シタル牢獄。
 逆閹 宦官魏忠賢ヲ指ス。

禁卒 廠獄ヲ守衛スル卒。

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卽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及左公下廠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閹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履、背筐、手長鏡、爲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



崇禎 明末ノ毅宗ノ年
 流賊 居處ヲ定メズ出沒常ナキ賊徒。張獻忠・李自成等ヲ謂フ。
 鳳廬道 鳳陽廬州二府ノ道臺ナリ。道臺ハ其ノ地域ヲ掌リ、兵備等ノ事ニ任ズ。

皆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柱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構陷。吾今即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

宗老 宗族中ノ長老ヲ謂フ。

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余宗老塗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六四 教育勅語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國宏遠，樹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世世濟厥美。此我國體之精華，而教育之淵源，亦實存于此矣。爾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恭儉持己，博愛及衆，修學習業，以啓發智能，成就德器，進而廣公益，開世務，常重

國憲遵國法、一旦有緩急、則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
 無窮之皇運矣。如是者、不獨爲朕忠良臣民、又足以
 顯彰爾祖先之遺風也。斯道也者、實我皇祖皇宗之
 遺訓、而子孫臣民之所當俱遵守、通諸古今而不謬。
 施諸中外而不悖。庶幾朕與爾臣民、俱拳拳服膺、咸
 一其德。

模範漢文選 卷四終

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昭和十二年八月五日	昭和十二年八月二日	昭和六年十二月五日	昭和六年十二月七日	昭和六年九月四日
訂正四版發行	訂正四版發行	訂正三版發行	訂正三版發行	訂正再版發行	訂正再版發行	發行

模範漢文選 改訂版

各卷 定價 金五十五錢



編纂者 牧野謙次郎
 補訂者 松本 洪
 山田 謙 吉
 發行所 東京市牛込區原町二丁目四十六番地
 印刷者 東京市牛込區榎町七番地
 五十嵐 良晃

發行所 東京市牛込區原町二丁目四十六番地 早稻田圖書出版社
 振替東京一三六一五三番
 關西特約販賣所 大阪市東區 柳原書店
 北久太郎町四十六番地

印刷場工町圖社會式株刷印本日大

此書在東京
五十五



修通中學校五面
山崎武人